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一年

第一三〇八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08)	1
通过议程	1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54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零八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308)

- 通过议程。
-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1. 主席：依照上星期五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邀请以色列、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科麦先生(以色列)、G. J. 托迈赫

先生(叙利亚)和 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讨论今天下午议程上的项目。发言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

3.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代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向你并向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致谢，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载于文件 S/7540 和 S/7544 中的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和十三日两封信的讨论。

4. 在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又一次处理以色列在世界上我们这一地区继续制造的另一事件。一切还是老一套：不论是策划阴谋或是突然作出同样的结论，都没有什么新的创造。目标还是一样：要么是为以色列傲慢地向联合国宣称的侵略行为进行辩解，要么是为它日后侵略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制造借口。唯一不同之处只是事件的日期和地点而已。然而这次以色列当局为了千方百计地陷害叙利亚却走得太远了，正如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的，他们硬把发生在叙利亚边界以外大约一百英里的耶路撒冷城以色列地区的所谓事件，归咎于叙利亚。

5. 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十分卖力地为它的主子和恩人效劳。它被当作一个对阿拉伯人施加压力的工具，威胁他们的安全并妨碍他们的经济发展。以色列在为帝国主义效劳时，如果捞到什么的话，它不会放弃占有其中的一大部。它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

6. 距现在大约正好是十年以前，全世界都看到一次最丑恶的侵略，那次侵略揭穿了以色列的真实阴谋，暴露了它的所谓和平意图。十月十四日第一三〇

七次会议上埃班先生的讲话使我想起那个时候他的领导者们所说过的话。

7. 一九五六年整个夏季以及十月份，全世界都受到了蒙蔽，只是到了后来才因那次可耻的侵略而大为震惊。可是以色列似乎并没有接受教训，或者它以为别人已把那件事忘掉了。以色列目前正在为进攻叙利亚作准备，目的在于推翻不幸为某些大国所不喜爱的大马士革政权。但是正如以色列一九五六企图强占西奈地区一样，它今天的目标是指向叙利亚境内的约旦河发源地。

8. 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侵略伎俩的能手。他们自信会得到成功。他们不是终究在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凭着侵略手段建立了他们的国家，然后又凭着侵略手段进行扩张吗？那么，这次对于叙利亚，在已经感到有帝国主义者撑腰之后，为什么不再试试他们的运气呢？关于这点，我认为有必要声明，叙利亚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方面，绝不是孤立的。

9. 安全理会在上次会议上听取了两个人的发言：以色列当局的代表埃班先生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两个发言的内容如此相同，以致我感到只听戈德堡先生的发言就行了。这样，安理会诸位代表在上星期五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也许就能早一点儿休息了。

10. 美国政府不可能装作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毫不偏袒。一开始就是这个大国使出它的浑身解数创设了以色列国家，此后更不惜用金钱、武器和其他力量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以色列。它一边这样干，同时却舍不得每年给那些可怜的、受它政策之害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几块钱。那么美国的意图是否想用困苦和饥饿来消灭这些阿拉伯人民呢？

11. 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听到安理会某位代表称赞以色列，说它没有按照它的侵略惯技肆意进攻叙利亚，对那项所谓事件进行报复。我很难相信我们应当拍拍一个人的肩膀称赞他没有犯罪。难怪这个被宠坏的孩子会这样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

12. 在以色列最近一次对叙利亚侵略之后，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这将为世人永远引为遗憾。那

是以色列自己向安全理事会夸耀的一个明显的侵略事件。

13. 意味深长的是本安理会三个说英语的国家采取共同立场来反对阿拉伯人。不幸的是，过去曾经遭受，现在仍然遭受它们之中某些国家政策之害的阿拉伯人，却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也就是那些阿拉伯人，他们的资源仍然受到这些国家的剥削；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却仍然宣称它们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正是这些政府，不论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在继续实行同样的政策。它们在罗得西亚、在西南非、在南非以及在非洲或亚洲的殖民地，都推行这种政策。我很不愿意设想在这个政策中除了旨在延续它们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战略考虑之外，还有种族的因素在内。

14. 在我看来，亚非人民似乎没有和其他人民一样受到同等尊重。同情和保护只是给予那些从远方来定居在非洲并奴役非洲人民的人，或者给予来到巴勒斯坦并把当地居民赶走的人。

15.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想保留以后参加辩论的权利。当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时，经你同意，我们将再度发言。

16. **基哈诺先生(阿根廷)：**在这次有叙利亚代表参加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在发言之前，必须首先对叙利亚代表表示我们对上星期五在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使团发生的事件的关注。我们对我们的同事，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表示同情，并要求安理会对这类事件的严重性质予以关注，这类事件不仅损害了那个有关国家，而且也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

17. 因此我们感激美国代表向安理会所作的保证，他们保证采取措施竭力阻止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8. 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代表团向安理会递交的书信[S/7540, S/7544]，以及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所作的声明，都表明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局势应当被认为是严重的。近几个月这一地区的局势表明在逐步恶化，两个直接有关国家的政府，在要求履行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主权或反抗任何侵略行动时，他们所作的声明都采用了激动的语调。

19.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履行它的职责，就不能对

这些事实熟视无睹，而必须谋求必要的措施或必要的建议，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为了这个原因，就这件事征询我国代表团意见时，我们就曾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我们赞成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

20. 我们所审议的问题，除了令人悲观失望的情势外，另有一个鼓舞人心的特点，这个特点提供了这样的希望，即理智和慎重态度在阻止冲突进一步加剧方面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这个鼓舞人心的特点就是以色列政府的态度，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做法符合所有代表团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在辩论一个类似事件时所明确表达的愿望。

21. 对维持中东的和平，联合国曾经予以极大的重视和努力。人们曾一再提到，安理会较多的会议是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个停火监督组织已经建立，此外还有停战委员会，而且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一支紧急部队一直在该地区进行工作。

22. 阿根廷政府迫切希望——我相信所有会员国也迫切希望——这种和平机构会取得成果，而这个地区的国家也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和平机构。如果发现现有的一些机构不恰当，或缺乏有效的执行任务的方法，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设法弥补其缺陷，并在一切必要的方面加强它。但是并没有人说过这种机构已经不够有效或不恰当。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被忽视了，以致联合国所建立的这一体系中的主要环节已经中断。

23. 我国代表团在听到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代表团有分量的声明之后，诚恳地呼吁这两个自从它们取得独立以来一直和我国保持十分良好关系的国家的政府，努力争取和平解决的办法并且通过联合国各种机构进行谈判，以解决这次争端以及其他共同的问题，我们并不想把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缩小。

24. 为了同样理由，我们支持你，主席先生，作为联合王国的代表所提出的建议，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通过尽可能最全面的调查，对争议中的事件应尽快地向安全理事会递交一份报告。

25.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不是一个追究罪责的问题，但我们的确认为必须把事实清楚地、客观地报道

上来，这样使得有关国家可以正视它们已经正式承担了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根据它们作为主权国家自愿缔结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条约和协议所承担的。

26. 一旦问题已经公正无私地摆出来以后，我们希望争执的每一方就能承担它的国际义务，并谋求必要的解决办法。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就能给予必要的协助与合作。

27. 安理会可以根据它所收到的报告决定采取其他一些步骤，但我们希望争执双方的和解态度足以阻止危及那一地区和平的事件的再次发生。双方政府都知道在那些边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认识到它们的责任。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地提请它们注意这种责任。

28. **松井先生**(日本)：以色列、叙利亚之间边境上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再次发生使我国代表团深为不安。根据安理会目前收到的情报来看，这些事件的性质相当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适当措施，就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29.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首先要向有关国家政府呼吁，特别是当安理会正在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以最大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行动，使已经严重的局势进一步加剧。

30. 在今年夏季，当安理会审议那一地区同类事件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对以色列空军所采取的报复行为表示遗憾，并注意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却采取了克制态度，正确地把局势提请安理会注意。至于当前的情况，应当公正地说是以色列做对了，它没有采取报复性的措施，而是把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它这样做是值得赞许的。

31. 我国代表团细心地听取了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的发言。我们仔细地注意到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为他的政府进行辩护时所作的详尽的解释，即认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今年十月七日和九日在耶路撒冷和沙阿尔哈戈兰地区发生的事件，这些据称是从叙利亚境内出动的武装团体所造成的事件，是叙利亚政府应该负责的。我们也仔细注意到叙利亚代表对以色列论点的反驳。

32. 看来只凭这些互相冲突着的声明，要安理

会作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和明智的判断是很困难的。但是谁也不否认，自然谁也不会否认，一系列造成人类生命可悲损失的严重事件确实在最近发生了。这是不能宽恕的。我们深为遗憾的是：尽管安理会对那个地区的问题不懈地予以关注，那里的局势几乎没有什公改善的迹象，相反地，近几月来局势更为恶化，这一事实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33. 因此，安理会应当尽一切努力谋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如果可能的话，借以扭转这个十分危险的倾向，这样做自然是合适的，也确是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安理会似乎有必要获得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提交的第一手的、公正无私的和确实的报告。

34. 因此，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建议安全理事会作出必要的安排，使停火监督组织及早地向安理会提交这样一个客观的报告。

35. 同时，我国代表团深愿再一次呼吁有关政府完全遵守两国政府之间的总停战协定的规定，并且谨慎地避免采取足以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骤。

36. **刘锴先生**(中国)：看到今日的中东局势，任何人都会感到焦虑不安。形势日趋紧张，由于遭受挫折与焦躁心情使人的脾气似乎一触即发。这方面明显的表现之一便是暴力行为与边境冲突的次数不断增加。

37. 只不过是在两个多月之前，曾要求本安理会处理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边境地区已经发展了的危险局势。那时候我代表团对一切报复手段表示强烈不满，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遭到挑衅，不首先要求相应的国际机构予以处理，却擅自执法进行报复，都不能认为是合理的行为。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次以色列并未使用报复手段而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控诉。

38. 以色列的控诉涉及一系列暴力行为，据说这些行为是由叙利亚当局组织、装备、并指挥的恐怖主义集团干的。另一方面，叙利亚代表已经断然拒绝以色列的指控。然而，在否认他的政府与这些暴行有牵连的同时，他也并没有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即恐怖分子的活动或许是阿拉伯的难民干的，而这些人是不在他的政府控制之下的。

39. 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在联合国现场人员的报告未到达之前，我代表团认为，在象中东那样的敏感地区，在那里恐怖、猜疑和日益加深的民族主义的气氛已经产生一个不公正、暴力、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那里局势的任何进一步恶化都足以引起巨大危机，不只是给该地区的各国而是给全世界带来一切可悲的后果。因此我代表团呼吁叙利亚与以色列双方尽量约束自己以避免这样一个不幸的结果。

40. 它们根据联合国宪章与总停战协定所庄严地承担起的责任，不应该也不容轻易忽视。在目前情况下，提醒他们注意总停战协定第3条第3段是恰当的，此段是：

“本协定的任何一方，不得从自己所管辖的领土内向另一方或另一方管辖领土内的平民采取战争行动或敌对行动。”¹

这对叙利亚和对以色列是具有同等效力的。

41. 联合国在中东所谋求的是促进和平与稳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任务与其说是要判定双方的责任或是权衡对双方的谴责，还不如说是请求双方明智地考虑各自的利益，这样，分界线任何一边的暴力行动就不会发生了。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不止一次地要求充分利用在该地区的联合国机构，这种机构本是为了解决争端在双方同意下建立起来的。我们相信混合停战委员会的重新活动对于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大有用处的。

42. **德博斯先生**(荷兰)：在我谈到我们议程上的问题之前，我想谈谈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在叙利亚常驻使团所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在这里有好几位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也讨论过这件事。我觉得我更需要这样作，因为恰好是在前一天，我国代表团在本安理会上作了一个以尊重外交特权为主题的一般性发言，在星期五，也有好几个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提到过这个发言。

43. 十月十三日，星期四〔第一三〇四次会议〕在我们的一般性发言中，我国代表团对于袭击外交使团的次数不断增长以及对一向受到尊重的外交豁免权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年，特别补编第2号。

的其他种种侵犯表示了深切关注，而且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的政府在言论与行动上明白表示他们的强烈心情，确认这类对外交惯例与特权的侵犯应该予以制止”。我们的发言又说：“这些袭击决不是任何个别国家或个别地区可怀疑的特权。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这些情况。”

44. 我国代表团在星期四几乎没有预料到，就在第二天，恰巧又一次不幸地证实了这个警告的及时性。叙利亚驻联合国使团所遇到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只不过是证实了我国代表团在星期四所说的一切。塔拉巴诺夫先生曾问我为什么没有立即表明这一点，我感谢他这样含蓄地强调了我们的发言的实际意义。

45. 我也想请安理会回顾一下关于刚果的控诉这件事，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好几个代表团的意见一样，当时曾接着说，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在那个事件中，刚果外交部长所表示的遗憾以及他关于他的政府将严格遵守这方面的职责的保证。同样，我国代表团现在也愿向美国代表戈德堡先生的发言与行动表示欣赏，他的发言大意是说，袭击叙利亚使团的肇事者已经根据他的命令予以逮捕，并将受审讯。

46. 关于我们议程中的这个问题，以色列这一次决定不考虑军事报复作为对挑衅的回答，而是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对此，我国代表团首先表示欢迎。这种做法肯定是更能导致改善局势的，而且也应该是未来的行动指针。仅仅在两个月之前，安理会讨论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在那时候，理事国代表们明白地表示了他们对这种事态的关注，并希望有关各国将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与总停战协定制定政策。不幸，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我们听到紧张关系和暴力行动的新的证据。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更加频繁地使用暴力深为关注，因为它明显地包含了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爆发性威胁的严重因素。今日的世界肯定不需要又一个武装冲突的局面。

47. 我确信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可以理解我国代表团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的辩论。正如我在第一三〇四次会议上向安理会解释的，我国代表团的一贯态度是：在听取双方意见，进行公正的调

查，特别是在对有争论的事实进行调查之前，不能对一个控诉的实质表明我们的立场。在目前这一事件中，联合国在现场有它自己的代表，也就是停火监督组织的参谋长。我国代表团原来希望，到了今天就能够看到那位代表的一份报告，以便我们能够根据公正地确定了的事实提出我们的看法。既然这样一个报告还没有来——我马上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暂时只愿就安理会已经知道的，也是我们的态度所理应作为依据的一些基本因素，来作一个临时性发言。

48. 根据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联合国会员国承担不得对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与当前局势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总停战协定第3条第3段：

“本协定的任何一方，不得从自己所管辖的领土内，向另一方或另一方管辖领土内的平民采取战争行动或敌对行动。”²

49.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二一三一(二十)号决议，载有禁止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从这项决议中，可以找到另一条总的指导方针。这项几乎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除了其他规定之外，在实施部分第1段上还规定：

“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因此，对一国的个性或是对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武装干涉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干预或预谋的威胁都应受到谴责。”

决议的实施部分第2段又说：

“……任何国家不得组织、协助、煽动、资助、鼓励或纵容旨在用暴力推翻另一国政权的颠覆性的、恐怖主义的或武装的活动，或者干预另一国的内部冲突。”

50. 在我们的辩论中，以色列代表团曾向我们提出双重性的控诉：第一，来自叙利亚领土上的一伙一伙人所进行的侵略和破坏行动；第二，叙利亚的战争威胁和对战争的煽动。在叙利亚代表团方面，他们否

²同上。

认对法塔赫组织所干的这些特殊行动负有责任。然而，这是一个无可抵赖的事实，即渗入的集团所干的袭击和恐怖活动是在发生着，而且叙利亚政府广播与官方公告都公开为之喝彩叫好。这类袭击危及和平，因此必须制止。该地区内各国政府有义务阻止这些骚扰和破坏行动。宪章与总停战协定的条文以及我先前提到的第二一三一(二十)号决议的条款在这方面都说得很清楚。这些都是所有国家，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坚决保证过的。

51. 此外，叙利亚官方扬言要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的声明有案可查，这在报上发表过，而且叙利亚代表在安理会上并未否认过。在目前情况下发出这样的煽动性的声明只会使一个已经非常危险的局势更加恶化。叙利亚代表从他的一方责备以色列有侵略意图，特别是在边境上集结了军队。这里，我们也觉得为了排除这些疑惧，一个公正的调查是最有益的。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已经宣布他的国家愿意邀请布尔将军对这点进行调查。如果叙利亚代表可以同意这个看法，也许会有助于消除他的国家的疑惧。这是安理会为了改进两国之间的局势可以采取的措施之一。

52. 此外，我国代表团非常赞成先前的发言人所作的关于应采取克制态度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与总停战协定的呼吁。叙利亚与以色列双方都承担着尊重对方领土，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支持任何恐怖主义活动的义务。

53. 双方应该立即再次肯定他们对于联合国宪章与总停战协定，特别是对第3条第3段的尊重。双方对此发出庄严的诺言必然会有助于扫除障碍。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以色列外交部长保证愿意发表这样一个庄严的宣言。叙利亚一方如果也能作出同样声明，那将是非常有益的。联合国致力于中东的和平事业已近二十年了，因为在实现总停战协定方面，本组织曾起了这样巨大的作用。如果本组织要求双方再一次恪守他们的诺言并尊重他们曾自愿参加签订的总停战协定的文字与精神，这算不算要求过分呢？报复行为永远不能作为挑衅的回答，但是后者也不该允许其发生。双方都应该尽一切力量来阻止新的暴力行动再一次出现。

54. 当我们等待着关于这个特别事件的真相的

公正报告时，在我们看来，目前所能谈的一般性意见就是这些。

55. 关于这样一个报告，我想说几句如下的话。当我在几个月以前履行着你，主席先生，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时，由于情况的需要，我曾有机会熟悉安理会得到联合国停火监督机构参谋长的报告的手续。我那时发现，从过去所发生过的某些纠纷来看，只有安理会明确表示这种希望或主席代表安理会提出这种要求时，安理会才有可能得到这些报告，这已成为一项通常的确立了的惯例。在你代表联合王国在星期五晚上〔第一三〇七次会议〕所作的发言中，你表示希望有这样一个报告。叙利亚代表在星期五作了同样的表示，从那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如果手续还不够完备的话，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恭敬地向你建议，由你代表安理会表示希望从秘书长那里收到他驻现场代表的一份报告，这样，我们就能在最短的期限内得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了。

56.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由于以色列常驻代表给了主席一封信〔S/7540〕，安全理事会正在再一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57. 上次安理会会议的发言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发言引起我们深切的忧虑，即这次安全理事会紧急召开会议是否会是过去屡经使用的伎俩的又一个实例。这种伎俩旨在混淆世界公论，并转移对中东紧张局势真实原因的注意力，从而为进一步的冒险铺平道路。

58. 以色列外交部长仅仅花了很多时间叙述了这个最近的事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能使我们相信，应对这些事件承担责任的人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局的赞同下采取行动的。另一方面，他却在其他问题上大作文章，他的这种做法看来不是偶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叙利亚代表已经在他散发的文件中否认了他的政府对最近事件负有任何责任。他知道，如果要提出一项案件，驻在当地的联合国武装部队必须进行一次调查，他也知道，如果要对这样一个事件进行讨论，首先必须提请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注意，而这个组织由于以色列的反对却是不起作用的。

59. 尽管如此，以色列政府却认为它必须向安全理事会申诉，借口什么侵略行为，什么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如此等等。

60. 我们立即想起两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不建议召开并参加混合停战委员会，或者，比如说，请求在现场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一次调查，而采取了另一个程序？为什么要匆忙地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其目的难道不是为进行着的计谋寻找辩解吗？这种惯技是难以消除人们的忧虑的。

61. 美国、联合王国和新西兰的代表对有关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所作的发言好象是对这种预谋的一种鼓励，而不是寻求一种较为冷静的态度。荷兰代表今天在讲到一个国家受另一个国家的挑衅时和上述发言是同一个调子的。

62. 以色列得到某些国家的有力支持，不去利用根据以色列-叙利亚停战协定所建立的机构，不愿向混合停战委员会或向在场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请求帮助，而是采取了一个行动方式，借以能充分利用既有的友谊。

63. 所有这些引起了应有的关注。许多事实表明，在以色列的某些人士中，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鼓励，在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在中东的活动是受到下列事实制约的，那就是愈来愈多的阿拉伯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巩固他们的政治与经济独立的愿望日益加强，该地区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力量也正在增长并团结起来。

64. 恰恰选定了这个时刻在叙利亚的边境上制造紧张局势。在七、八月间，安全理事会审查了以色列空军进攻叙利亚领土所引起的严重局势。目前，一种足以招致新的军事行动威胁的气氛正在形成，这是由于有人对身分不明的人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加以利用，对某些个人和组织号召进行游击活动加以利用，而对这些活动，叙利亚政府是丝毫不能负责的。意味最为深长的是，以色列的拉宾将军声称，行动主要是针对叙利亚政权的。

65. 此外，以色列外交部长在几天前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也是同样意味

深长的。他说：“我们今天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采取行动。”那么试问：明天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是否要在另一方面，例如在军事方面采取行动呢？他接着说：“那些行为一定得停止，以色列政府要负责确保这些行为必须停止。”

66. 但是，叙利亚代表说：“……叙利亚政府已一再拒绝以色列的控告，说什么暴风组织的活动是由‘叙利亚策划、组织、装备或领导的’。”〔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 66 段。〕

67. 可是，这里却有许多人不愿意认真地看待这些声明。他们宁愿只考虑那些控诉和那些脚迹，这些脚迹看来是在以色列境内找得到的，并且它们当然是由以色列为了发现它们而派人去发现的。

68. 有理由相信，这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仅仅是一个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计谋的某一步骤。其他已知步骤如下：帝国主义各国对叙利亚施加经济或政治压力；美国第六舰队在友好访问的掩饰下开进叙利亚港口来显示威力；利用破坏阿拉伯各国的团结来加强阿拉伯反动势力的企图；边界事件；挑衅行动；如此等等。

69. 安全理事会具有一种神圣职责，不能漠视这些事实。我们当选安理会理事国还不久，但是自从我们参与了安理会的工作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两次出现在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上。

70. 第一次是在七、八月间，那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我们控诉以色列武装部队组织并进行的一次空袭。投下了炸弹，炸死了人，并造成了物质损失，进行这次空袭的人员和飞机的来源是清楚地查明了的。那些人员当时是按照以色列政府的命令行动的，以色列政府曾公开承认过这个罪责。

71. 在那个时候，某些国家的代表曾经主张最好是休会若干天，甚至若干星期。他们在会议期间长时间地默默无言，对于应该谴责以色列那样的行动并警告它不得再次侵略邻国领土，他们不能接受。你们一定还记得，安全理事会那时未能通过约旦和马里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S/7437〕。

72. 我必须在这里说，我同意新西兰代表的说

法，他说：“这样一个毫无成效的结果对维护国际和平负有主要责任的安理会的作用或其效能并不光彩。其所以如此，是这里所有的理事国代表们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126段。〕

73. 正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全世界普遍知道并且都看到的，其缘由在于某些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不愿意对一个侵略者采取措施，因为那个侵略者是它们的朋友——七月间以色列对叙利亚的侵略就是这个实例。

74.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炸弹已经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爆炸了，而以色列代表则硬说这些炸弹是来自叙利亚领土上的身分不明的人所放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已经断然否认它和那些对破坏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有过任何接触。叙利亚代表托迈赫先生最近引述了他的政府的声明，坚决否认那些错误的和完全无稽的流言，说什么法塔赫和暴风组织的活动是叙利亚策划的。

75. 目前的情况，正如有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国内武装力量并没有卷入，没有一个政府下过任何命令，并且也没有发生过侵犯边界事件。尽管如此，有些代表团在七月中不慌不忙，他们曾向联合国武装部队司令要一个报告并为侵略者寻找辩解，——因为要同意以色列把那些行为描述为一种警察行动，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现在却认为应当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紧急审议了，他们甚至不惜阻挠安全理事会正在进行的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的审议工作。在七月的侵略事件中，即使以色列政府承认命令过它的正规军攻击一个邻国境内的目标，但是，在它们看来，这个承认还不能构成谴责侵略者的充足理由。现在不然了，大马士革电台晚间广播的一则新闻公报，一则不是从政府方面来的而是从一个独立的组织方面来的公报，却成为他们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并企图谴责叙利亚政府的充足理由了。

76. 这样的一种态度只能增加我们的疑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由于中东的日益紧张局势而极为忧虑。我们不能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受不断威胁和挑衅从而可能引起一次严重冲突这一事实漠不关心。我们希望安全理事

会对那种反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的蓄谋侵犯发出一个警告。如果我们让这样的蓄谋得以实现，它们将不仅危害中东的和平，也将危害整个世界的和平。

77. **贝罗先生**(乌拉圭)：我承认，当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对叙利亚和以色列的相互指控作了发言后，我有一种轻松和期待相交集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我在很久以前作为一个学生经过一次被认为是获得大学学位的漫长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可怕考试时的感觉非常相似。那一次，我在离开这个会议厅时，对自己说：“你刚才作完了联合国议事日程上最为复杂难解的题目之一。”那种紧张、尖锐、有时激烈到骇人的辩论，其性质的严重使我看到了其间存在着一些心理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这些因素已超出了法律的严格界限，或甚至超出了在这类辩论中必须注意的政治考虑的严格范围。我自己在分析了双方在法律上的地位以后，曾说了一些话，这些话虽不是教训式的，却不外乎是对他们的职责的一种提示和表达人类团结一致的深厚感情。

78. 那时我告诉他们：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应再起。

“鉴于上述情况，安全理事会的谴责既无用处，又无助于达到我们应当寻求的目的。我们的任务是保障和平。考虑到当前有关民族间存在着的高度感情冲动，政治紧张局势甚至仇恨，任何谴责性的决议将必然失败，并且妨碍和平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寻求解决办法，以驱散笼罩着该重要地区的这种感情冲动与仇恨的阴云，我们必须保卫并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命运。这一次应该是安全理事会最后一次被要求来处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引用诗篇对以色列和叙利亚的代表说：‘从破坏中得到规劝，那也就是希望。扫清道路，而通过黑暗，光明就会到来’。这就是我的劝告。以色列和叙利亚的代表们，我向你们呼吁，希望你们致力于一项共同事业——修筑能引导你们的人民通往和平、幸福与安定的道路。”〔第一二九三次会议，第56和57段。〕

79. 当我在两个半月以前讲这些话时，我没有

想象到几天以后会风波再起，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接连不断，好象这个机构是专门为处理这些民族的事端而设立的，而这些民族的成熟性和智慧理应使他们对法律更加尊重，并对和平的热爱较少变化无常。

80. 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不应该造成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象，仿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骚乱、冲突和争吵方面居于首位，并在这些骚乱、冲突和争吵给这个机构所造成的负担方面也居于首位。这个机构是由国际社会所创立，它是通过解决争端，避免危机，或者通过制止侵略行为这一最后手段，来维护全世界的和平的。

81. 名列前茅这一特殊地位对这些民族说来并不光彩，这些民族具有悠久的古老文化，他们至今仍然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站在前列，他们的行为应该成为那些新的文明国家的榜样。那些新的文明国家虽然年青，却并没有象联合国记录所载的有关当事国那样不断地悍然侵犯国际职责，他们这样做，既不能提出正当的理由，又不值得予以宽容，因为人们原本期望它们会表现出智慧和道德的卓越性，它们本来就是以这些而驰名于文明世界的。

82. 以色列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的S/7477号文件，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的S/7485号文件，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的S/7488号文件，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的S/7536号文件以及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的S/7540号文件和叙利亚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S/7470号文件，表明我的想法是多么轻信和不现实，我曾认为在安理会有关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事件的激烈和尖锐辩论以后，叙利亚和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会产生一个急剧的改变的。

83. 我对我的乐观并不后悔。错误在于那些没有依照安理会的明白意图行事的人，他们没有遵守一九四九年缔结的总停战协定，并且从那时起，年复一年地一再破坏双方政府代表签署的这个正确而明智的和平与安全的文件。不管怎样，现在我们面对着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无休止的一连串冲突中最近的一次冲突。

84. 为了表明我对于这次新发生的事件[S/7536和S/7540]的立场，我可以说在上一次——叙利亚对

以色列的控诉和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控诉——我曾按照泰西塔斯写历史的通则“不带爱憎”地作过一个客观的总结，这个通则他也可能运用于执行法律方面。我那时所作的结论如下：(a)如果把七月十四日对叙利亚的空袭孤立地予以考虑，它无疑地构成一桩不法的侵略行为；(b)如果那次空袭同叙利亚在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接连几次的破坏行为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按照许多可以减罪的情况来看（例如对抗情绪；由于民族受侮辱而产生的爱国义愤；认为是在行使合法权利的行为；反对新的侵略行为和其他不法行为，以及对同胞和财产的受侵害的报复），以色列国的责任就大为减轻了。如果把叙利亚和以色列事件都从该地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以联合国记录为证的敌对与仇恨的背景来衡量的话，情况尤其如此；(c)显然，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承认报复行为是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合法手段，而非法使用武力是违反在旧金山创立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国际法的。这些报复行为在现代刑法上是要以“擅自执法”加以谴责的。它们可以用我上面所引的减罪情况来作解释，但它们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对诸如激起七月十四日这类反应行动，有些国际机构是经过授权可以加以干涉的。

85. 八月一日我的发言中所清楚表明了我的立场应有助于了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态。我曾坚决反对报复行为。我曾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对叙利亚的侵略。我并不想为那些“擅自执法”的人辩护，那些人不顾国际组织的存在，而这些国际组织经特别授权对于损害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会员国的主权或安全的任何行为或行动是可以进行裁决和采取行动的。但我曾说过，安理会在处理这些法律上不可分割的指控时，如果不能象必须做到的那样考虑双方控诉的全部事实与情况，以求达成一项公正的决定，给每一方以恰当的谴责，那么，它可能在谴责某一单独行为时做得不公正，并偏袒一方——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谴责得比在另一些情况下重些，虽然所有的事件都标志着同样不可饶恕的敌对与仇恨。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和悲痛的是，敌对与仇恨把这些极为文明的民族隔开了，全世界不得不眼看着他们破坏国际职责，并经常产生新的争端，使爱好和平的人们日益无法容忍，而那些追求战争的怙恶不悛的民族却日益得到鼓励。

86. 当现在考察安理会所面临的事态时，同样的公正，同样的正义精神，同样对和平的企求，同样对双方民族的爱护，同样对他们幸福的关怀，将指导着我的判断和我的行为。

87. 首先，我要祝贺叙利亚代表托迈赫先生，他以出席我们这个会来表示对安理会的权威的承认。这种态度会给他和他的政府带来荣誉，因为这表明了对令人遗憾的颠覆政策的一个转变。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安理会〔第一二九五次会议〕最近的决定以后，从叙利亚方面来的声明暗示着那种颠覆政策。例如，在八月十五日，即在那个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被否决后的第十二天，政府官方的大马士革电台就作过如下的广播：

“公民们，叙利亚革命今后不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了。我们永远不该采取一种防卫或抗议的姿态。应该让以色列来进行防卫和提出控诉。叙利亚的革命要在人民战争的口号下团结起来，为了努力实现这一口号，将随时准备迎击侵略。叙利亚现在采取的战略是把它的地位从防御改变为进攻。同胞们，现在是我国人民拿起用鲜血和面包换来的武器来压制敌人，摧毁它的斗志的时候了。在今后的一切时机，我们的战略将是在被占领区内攻击侵略者的阵地。”

88. 八月十八日，另一个从大马士革电台发布的官方公报说：“叙利亚已经决定采取它自己的人民战争的道路。叙利亚已经决定发动这个战役。”

89. 这些声明等于是对安理会拒绝单方面谴责以色列这个决定的一个坚决回答。安理会作出那个决定的理由是认为它没有能同时审议对叙利亚进行破坏活动的指控——埋了地雷，死了一个女人，伤害了一些人，损坏了一些财物等等。但是应该承认，大马士革电台的广播声明并未遵守神圣的联合国礼仪，并未用通知的方式提请主席作为一项安理会的官方文件来散发。

90. 不仅如此，这个行为由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理所采取的态度而更为恶化了。他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作了如下的声明：“我们不是以色列的安全保护人。我们决不任其阻止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前进。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将在这整个地区燃起战火，而任何以色列的行动将成为以色列的最后坟墓。”

91. 十月十一日，叙利亚参谋长苏韦达尼上将郑重宣告：“目前在进行中的这些活动是合法的，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去制止这些活动，而是要去鼓励并加强这些活动。我们随时准备在约旦境内和以色列境内采取行动，来保卫我国人民及其荣誉。我们将动员志愿兵，并发给他们武器。”

92. 这个声明和总理祖阿延先生的声明放在一起考虑，似乎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即对其他民族的侵略，不仅对以色列，将都是合法的。武力将被确立为一个法律的原则，而个别国家的主权的至高无上竟被说成是不受国际法律社会的任何约束了。

93. 早在一九六三年，著名的评论家爱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就指出，有人主张“创制法律的国家不能为任何法律所毁灭，而国家的生存也不依赖于法律”。

94. 在接着讨论这个与国际社会的未来有密切关系的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时，他在乌拉圭国际法年鉴第二卷上提出以下论点，这些论点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典型的黑格尔式的傲慢态度，使人想起菲利普二世在驳回科英布拉大学民法教授们根据罗马法提出的论证决定赞成布拉甘扎公爵继承葡萄牙王位时所采取的立场。他在反驳他自己的法学家们的决定时宣称：‘王权的授予或夺取不是根据法学家的意见来决定的；王权是凭借武力来夺取与维护的。’”

阿雷查加继续说：

“这种拒绝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国家的某些决定性的行动，是有一个明显的政治哲学作基础的。”

他又说，从菲利普二世的话中所反映出的态度来看，肯定包含有：

“国家并不完全受国际法的约束，每个国家有

它一定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致国际法不能把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一般均等的标准强加于它们。

“大法官不过问大事情。然而，这种态度就会导致国际无政府状态，因为每个国家能借此擅自解释它的那一种重大利益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就会向现代国际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概念进行挑战，这些概念曾经明确地树立了国际法的至上权威；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一切国家，不论力量多大，都为一定的行为标准所约束；并确定了国际社会能够根据这些标准来评价与判断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国际行为，以及能够通过当今国际社会为此目的所采用的公认为不很完备的规章制度来实行这些原则。”

95. 叙利亚的立场，正如它的总理、它的参谋长和它的官方电台所表明的，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规章制度和程序，公开宣布国家无限主权这种过时的和含有敌意的理论。这个立场是和阿雷查加所提到的菲利普二世和其他专制君主的态度相吻合的；这些专制君主以其不切时宜的态度阻止了国际关系中法治精神的发展与加强，而这种法治精神的发展与加强，是通过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的对内部事务不容侵犯的权限和同等重要的国际法制约的国际义务协调起来而实现的。

96. 遗憾的是，叙利亚竟然威胁地说不需要安全理事会，同时竟宣称侵略战争是一个政治原理。

97. 虽然如此，正如我在知道叙利亚有托迈赫先生代表该国参加安理会的时候所说的，我认为所有这些宣言，综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违反法律与和平的完整学说，而实际上，这些宣言不过是由于安理会的态度没有能满足叙利亚政府与人民的期望，因而引起失望后所产生的一刹那激动的反应。其结果，便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刺激，使他们被怀疑与绝望淹没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在文明国家的社会里起着崇高作用的民族会诉诸这样可怕的威胁和阴谋。

98. 我愿重复地说，单是叙利亚代表出席这次安理会的会议这件事，就应当看作是对国际社会的默

认，也是针对曾在危难、屈辱时刻采取过的不顾一切的态度的一种沉默的反作用。

99. 在八月一日〔第一二九三次会议〕我曾谴责对叙利亚的空袭的那些理由，今天迫使我也同样地谴责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100. 虽然如此，我认为在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以前，如以色列代表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自己所建议的那样，应当指示参谋长布尔将军立即进行一个全面调查，不仅调查促使安理会举行这次会议〔S/7536 和 S/7540〕的控诉的实质，而且要调查传说关于以色列可能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的情况。这就可以使我们在无可质疑的、证据确凿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结论。

101. 显然，一个立足于侵略并违反法律的政策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谴责对世界和平和中东的稳定不会有什么好处。在当前的紧急状态下，我将坚持我两个月前所采取的现实主义的、合乎人情的态度，那时我曾对这个卓越组织的代表们说过：

“我充分意识到我对这个严重问题的责任，我想对本安理会诸位同事们这样说：全世界都希望我们的决定不要采取谴责或处罚的形式，那样做以后只会构成不和的新根源，而是要制订简单可行的方案，以保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和平，减轻惊恐不安的人类的忧虑。你们手里掌握着实行强制的权力。但不要操之过急。如果这类事件再发生——但我相信不会再发生——你们会有机会运用这种权力。这次辩论以其有分量的和有效力的裁决，确实对双方进行了警告，使得它们会根据宪章的规定以及宪章所含有的和平与安全的精神来指导它们未来的行动。”〔第一二九三次会议，第 58 段。〕

102. 确实我的预言没有兑现，因为事件不幸又发生了。也确实与我原来的天真的愿望相反，严肃的辩论没有能够成为对双方的一次警告，也没有能够成为有分量和有效力的裁决。但是，鉴于由东南亚的严重冲突、震撼着南非的种族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的骚乱以及危害着中东稳定的冲突等等所造成的世界普遍的紧张局势，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法律上完备

的公式，并不能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来解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长期争端。让我们在不忽视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暂时推迟作出最后决定，即或我们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决定。让我们在联合国机构本身范围内努力应用一个新的程序。让我们尊重法律，但现在还不作出任何最后的、不可改变的决定。

103. 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代表的发言表明和平解决是有可能的。两国都属于国际社会，都受宪章提出的义务和保证的约束。根据宪章第四十条，一个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建立了。这个委员会依据同月所签订的停战协定的规定，对以色列-叙利亚的停火进行监督。停战协定约束双方不得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使用军事力量，并要求双方审慎地尊重这项职责。双方也同意接受停战“作为消除武装冲突，恢复巴勒斯坦和平的一个不可少的步骤”。最后，第3条值得注意，因为在解决审议中的巴勒斯坦事件上，它比我们现在可能采取的任何其他类型的契约保证都更加明确。这一条的2、3两段原文如下：

“任何一方的陆军、海军、空军、军事或准军事部队，包括非正规部队，不得对另一方的军事或准军事部队或对该方管辖领土内的平民进行任何战争的或敌对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越过或通过本协定第5条所规定的停战分界线；不得进入或通过另一方的领空或通过另一方海岸线三哩以内的领水。

“本协定的任何一方不得从自己所管辖的领土内，向另一方或另一方管辖领土内的平民采取战争行动或敌对行动。”³

104. 我愿向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代表说：现在只有待你们的政府履行它们十七年前、即一九四九年七月所承担的保证了。并不需要什么新的文件，新的文件将是多余的。所需要的只是对履行旧职责的一种新态度。一切必需的只是人的思想的转变，而不是什么新的协议、决议或裁决，这些新的文件无补于已经承担的保证。即使这些新的文件被通过了，如果负责执行的人仍旧受到曾使他们置原先的保证于不顾的那种精神的支配，那么，这些文件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

³同上。

保证，其法律效力和现实性，自从一九四九年那些遥远的日子以来，并无什么改变。

105. 解决的办法是：第一，通过参谋长对事实真相进行调查；第二，加强停火监督组织的权力和威信；第三，敦促有关各方尊重它们的国际义务，不论是它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所承担的法定义务，或是它们作为一九四九年协定的签字国所承担的契约义务；第四，号召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政府对它们的人民进行一次心理上的解除武装的运动，作为两个国家走向共存的一项主要步骤。

106. 除非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人民在他们心里放下武器，否则我们的决议和我们为和平所作的努力都会落空。

107. 我再重复一句，我们所缺乏的不是保证和平的更好的文件，而是不推卸责任的更好的人。

108. **主席：**在今天下午安理会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了。但是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代表昨天都曾请求行使他们答辩的权利。我现在打算请他们发言。

109. 在我这样做以前，我要说，安理会好几位代表曾经表示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有关我们正在辩论事件的联合国报告。因此，我现在可否代表安理会请秘书长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份报告，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供这样的报告。

110. **秘书长：**我刚刚收到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奥德·布尔将军的报告，现在正在将它译成所有的正式语文，明天，十月十八日我将按照要求提交给安理会。⁴

111. **主席：**等一会我们考虑什么时候应该恢复辩论时，我们要记住这个通知。我现在请叙利亚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112.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首先，允许我感谢阿根廷与荷兰的代表，感谢他们对于上星期五叙利亚使团所遭受的事件表示了同情。

113. 在十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的第一三〇七次

⁴后作为文件S/7553发行。

会议上，安理会有好几个代表在发言中用明白的措辞对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中止活动表示关切。法国代表赛杜先生在发言时这样说：

“正如我国代表团好几次有机会指出，特别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第一二九一次会议上曾指出，我国政府认为结束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召开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主席先生，你在发言时，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你说：“……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进行一次调查，这样我们便可以很快地得到公平的证据。”

114. 在充分注意了这些发言之后，并且本着我国政府一向表示的与安理会合作的精神，我想作如下发言。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叙利亚的居民和领土，杀害无辜平民并且毁坏了一个开发工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此提出控诉，安理会被向秘书长要求一个报告。秘书长提交了他的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报告，题目是：“秘书长信件——关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为消除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停火线上的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S/7434〕。我现在之所以提到这个报告，是因为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自从这个报告提出以后，叙利亚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未变；第二，非军事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第三，征询了混合停战委员会就会明白谁该负责而谁不该负责，谁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而谁并不与其合作。

115. 因此，既然非军事区及其附带的一些问题继续成为争端的一个根源，既然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目前面临的局势，我愿向安理会重申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所说的话，作为我即将发言的一个基础：

“作为对我在五月二十四日的信件〔S/7320〕的答辩，以色列代表在五月二十九日的信件〔S/7326〕中，又一次否认以色列方面有任何侵略意图。在当时和以后，叙利亚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缓和紧张局势，并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奥德·布尔将军所建议的一切措施进行充分合作，这在报告中也可看出。布尔将军所采取的一

切步骤，看来就是使有关土地垦耕问题可以在较为平心静气的气氛下进行研究。

“这样，这整个局势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土地垦耕问题。这一报告的补充报告认为以色列当局应当对该地区紧张局势负责。事实上，报告第5段作了如下叙述：

“‘六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代表团通知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说，以色列农民自即日起将开始在非军事区南部开垦一块界限尚未达成协议的土地（所谓“辅助田”）’。”〔第一二九三次会议，第72和73段。〕

“界限尚未达成协议”这句话不仅明确地证实了侵略的范围，而且证实了以色列对总停战协定的真实破坏。

116. 叙利亚采取的立场是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合作的立场。正是在布尔将军的请求下，叙利亚参谋长答应，为了有利布尔将军缓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在紧靠太巴列湖以北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内阿拉伯人将不去垦耕。我在结束那个发言时这样说：

“无须强调障碍究竟来自何方。参谋长的呼吁，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对叙利亚当局，而是对以色列当局。这些垦耕问题以及由此发生的一些事件，是以色列在非军事区内推行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全部过程是逐步把阿拉伯农民从非军事区赶走而让以色列移民占有这些土地。”〔同上，第74段。〕

117. 我之所以提及这个发言，这是因为正如我说过的，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叙利亚政府的立场仍然是与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充分合作的立场，而以色列正在对这个合作制造各种障碍。

118. 最近——事实上，就是前几天——叙利亚参谋长给布尔将军一封信，信中他确认以下几点。

119. 第一，叙利亚当局怎么也不会阻止以色列农民在非军事区垦耕以色列管辖区域内的土地，可是以色列却直到现在还凭借武力阻止叙利亚农民在非军事区垦耕叙利亚管辖的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是完全与叙利亚-以色列停战协定相违背的。联合国停火监督

组织的参谋长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一封信，信内谈到以色列拒绝让叙利亚农民行使他们垦耕自己土地的权利。

120. 第二，叙利亚当局的态度一直是毫不阻拦地允许垦耕，只要我们的农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被阻止。

121. 第三，最近我们给布尔将军一封信正式通知他，我们再一次保证叙利亚政府愿意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充分合作。直到目前，这始终是我们的态度。但是至少从一九五五年起，以色列为了一些明显的原因完全抵制混合停战委员会，这些原因是：它想避免混合停战委员会对其侵略行为给予谴责，而且它一直以捏造的事实单方面发表声明，从来不让持中立态度的联合国当局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

122. 第四，以色列坚持要叙利亚对阿拉伯巴勒斯坦难民的个别渗透行动负责，不管他们的活动地点在哪里。而以色列对这些数达一百二十五万人，散布在九个国家的难民的困难境况，以及他们这种困难境况与悲惨遭遇的延续都拒绝负责。

123. 第五，以色列不接受参谋长在九月十八日提出的建议，也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即在分界线上创造平静的气氛，这样可以使农民和其他平民正常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些由叙利亚当局向参谋长提出有关分界线上局势正常化的建议，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说，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124. 第六，以色列当局违反停战协定第5条第6段，派遣装甲艇驶过太巴列湖上的曾达成协议的防御区，进行挑衅。叙利亚当局的态度仍旧是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充分合作的态度。

125. 今天有好几个发言全都用不同方式强调需要获得一份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的报告。在此情形下，我首先想再一次回顾在七月与八月初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系列会议期间叙利亚代表团提出的一项请求，我们当时要求秘书长作出一份完整而广泛的，能考虑到从混合停战委员会建立开始直到目前有关分界线的整个历史的报告。我们仍然在等待着这个报告的发布。

126. 今天有好几个发言人都用不同方式强调总

停战协定第3条第3段。从以色列的过去表现来看，我认为首先提醒全然无视并忘记联合国决议的这一方才是合适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做法打破了联合国的记录，不但在安全理事会打破记录，而且在联合国所有的重要机构中它都打破记录。

127. 安全理事会有些代表也提及了这个事实，即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先生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他们愿意让调查人员视察他们的边界与他们的分界线。这样一个发言应该骗不了安理会。第一，正如我上次说过，正是埃班先生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说过：“不会再有战争了”；而在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军队却进攻了埃及。第二，众所周知，以色列能够在四十八小时内动员二十五万的兵力。第三，以色列人公开吹嘘说他们的村庄都是用于袭击与侵略的武装城堡，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28. 有些发言人也提到以色列参谋长和以色列总理所声称的一场“解放战争”等等。这一切使我想起有人说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道：“没有上帝”，而忘记了整句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在可兰经上也有类似的一句话说道：“当你喝醉了的时候，不要去祈祷”，有人也可能会说可兰经上说“不要去祈祷”，却忘记了另一部分：“当你喝醉了的时候”。

129. 现在，在所有引用过的发言中，如果有人看看阿拉伯文本，他就会发现这一条文：“如果遭受袭击，我们就要”如何如何。但是“如果遭受袭击”这几个字总是被省略了，而“如果遭受袭击”这几个字后面的话却是用上了。

130. 有一件应该加以考虑的事实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记录，叙利亚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叙利亚从来没有侵略过以色列。作为叙利亚人，我们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地理的以及任何观点来看，巴勒斯坦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只是由于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才把叙利亚分成这么多国家。当我们讲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讲到我们自己国家的一部分。

131. 如果我详细答复乌拉圭代表的发言，那是不自量力的。他知识渊博，富于法学修养。当我胆敢讲到他说过的话时，正如他所引用的基克尔迦的作品中的两个词那样，是带着恐惧和战栗的。

132. 首先，当我们在七月十四日怀着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敬意，来到这个重要机构时，毫无疑问，我们心情是非常悲痛的。我们对安全理事会说，叙利亚的领土和人民遭到了以色列空军以及以色列正规部队的袭击，这连以色列自己也已承认了。我们还提供了所有的证据。事实上，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以色列代表自己说他们用了凝固汽油弹。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被炸死，九个平民受伤，一项建设工程全部被毁。可是，我们是两手空空走出安全理事会的。

133. 我愿提请乌拉圭代表回忆一下我那次发言的结束部分。我没有发言的底稿，据我回忆所及，我那时曾说：叙利亚是一个小国。我们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联合国的会员国大多数是小国。我们怀着诚意来到安全理事会并且说：“我们遭到了侵略。”可是我们一无所得。于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光是为了叙利亚，而且这有关任何一个小国的命运，是有关任何一个小国的，譬如说，象乌拉圭代表所代表的那样一个小国的命运——如果一个小国遭到袭击，保障在哪里？我们应该找谁？

134. 刚好在一个月以后，纵然曾有种种相反的说法，但正如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7470〕中说过的，挑衅便是来自以色列。一艘以色列的重装甲舰艇越过了总停战协定规定的防御线。叙利亚部队没有开火，他们用闪光信号灯发了信号，警告以色列的重装甲舰艇不要超越防线。是以色列人先开了火，叙利亚部队只是在三十三分钟以后才为了自卫而回击。

135. 乌拉圭代表引证了黑格尔的话。我希望我能有更充裕的时间，以便我们能就黑格尔进行一次讨论。不过，尽管我对他的发言很尊重，据我看，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仿佛历史是在真空中发生似的。可是历史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当黑格尔看到拿破仑骑着马穿过德国的田野时，他说，“骑在一匹白马上的是绝对精神。”可是，很显然，那是黑格尔错了，因为拿破仑并不是绝对精神，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一个否定。

136. 那么，依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是由正、反、合组成。固执一端便会使入囿于偏见。而遗憾的

是，在乌拉圭代表的陈述中，他看历史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他只是偏执地看待历史。

137.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乌拉圭代表一再提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我要指出，这不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我要指出，我们并不反对作为犹太民族的犹太人。与我们有冲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完全不想就这方面进行论述。我相信，我的朋友，乌拉圭的大法学家贝罗先生能够理解，在一种宗教的信徒和一种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的信从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

138. 如果允许的话，我现在想提到安全理事会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中的某些发言。我们听到了阿巴·埃班先生的发言，我们也听到了新西兰和美国代表的发言。我愿向你们保证，我曾再三地看了这些发言，看能不能找到和埃班先生的发言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实在没法找到。如果有人能给我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我完全乐意恭恭敬敬地、诚诚恳恳地表示歉意。

139. 我想就新西兰代表的发言谈点意见。在提到据说是叙利亚发言人所作的声明时，他说，就这些声明没有作出答复，还说叙利亚代表对这些声明无话可说。这不是事实。首先，我曾就这些声明发表过意见，并且还用以色列参谋长拉宾将军和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先生的发言和这些声明对比。这些可在九月十五日我给安全理事会的一封信中见到〔S/7495〕。这封信从没有得到答复，这些讲话从没有受到驳斥。为什么新西兰代表只提叙利亚一些发言人的声明，并说对这些声明没有否认过，而对以色列所说过的任何什么话，都全然不顾？举个例来说，当以色列的首脑人物清清楚楚地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叙利亚政权本身”的时候，难道他认为，这是在写爱情诗，而我们的声明倒是充满了火药味吗？

140. 第二点，约旦河的某一条支流处，遭到了以色列人至少十次袭击，设施被毁，人员受伤，如此等等。这类事件，有些我们并没有提到安全理事会上来；我们提到混合停战委员会和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去了。但是，这些都是否认不了的事实。当以色列空军在七月十四日轰炸叙利亚领土和人民的时候，难道新西兰代表认为这是在叙利亚空中撒下鲜花吗？

141. 第三点，新西兰代表也讲到了有关以色列人的绝对权利问题。“权利”和“绝对”这两个词，自古以来，一直是人类最伟大思想家们所注意的。世界上没有一种不讲义务与责任的绝对权利，一种义务和责任总是和任何绝对权利或是任何权利完全有机地联在一起的。可是当他讲到以色列人的“绝对权利”时，他把阿拉伯人的绝对权利置于何地呢？而阿拉伯人的绝对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早已确认了的，也是几十种决议案所确认的，这些决议案肯定了他称之为杀人犯的难民回到他们的家园去的权利。这些不是权利么？难道这些权利只是给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以色列人，根本没有阿拉伯人的权利么？难道阿拉伯人是不同于以色列人的另一种人类么？我希望我的新西兰朋友能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142. 看到美国常驻代表参加我们这里的会，真是叫人非常高兴。他凭他的资历，是一个法官，又是一个学者。我确信，一件案子能交到一位学者兼法官的手里，那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不过，从美国代表戈德堡先生的发言里，我要提出两点：“暴力孕育着暴力”，以及第二点，“不干涉的原则”。

143. 我必须指出，在第一委员会里讨论不干涉各国内事务的决议案时，我国代表团最坚决地支持它。不过，我得说，美国代表的发言和埃班先生的发言没有多大出入。我怎样来证实这个说法呢？就是凭美国首席代表自己说的话，见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以色列独立十七周年纪念日他所发表的讲话。下面就是他谈到的一些事情：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一九四八年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独立国的国家，并且是主张接纳它加入联合国的主要提案国。”

这是确实的。他接着说：

“以色列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尊敬的阿巴·埃班以描述我国独立宣言和我国宪法的语言来描述以色列的独立宣言……”

然后，他接着作了说明。戈德堡先生接着说：

“我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忠诚于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这种忠诚，与我以及所有

有犹太血统和信仰的美国人理应奉献给并自愿地奉献给我们可爱的美国——这个全体人民都享受着自由的国家——的那种无限忠诚，绝对没有什么矛盾。”

144. 我确信，美国代表和犹太复国主义，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这是他自己在这里说的。当然，他把这说成是：“我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忠诚于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有很大差别的。

145. 一个基督徒把巴勒斯坦或者耶路撒冷看作他的宗教的发源地，穆斯林和基督徒两者都相信巴勒斯坦或者耶路撒冷是这样的地方，这是一回事。但是，当人们从这个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出发，并进而支持以色列国作为政治上的一个国家，那就不再是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了。这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了——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146. 我引用美国代表说的话：“暴力孕育着暴力。”下面是从美国以色列正教协会主席伊利阿泽·西尔弗拉比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的讲话中摘引的：

“对那些主张我们应该把以色列土地上的所谓恐怖分子——指‘哈加纳’和‘伊尔贡·兹瓦伊·留米’等等说的——逐出教会的人，我不得不声明，如果逐出教会能适用于那些真正应对恐怖负责的人，也就是说，适用于英国当局，那么，我们也会对恐怖分子采用这样的措施。可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那些伊尔贡分子和其他人实际上是正在为着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土而殉道的人。”

这表明以色列怎样渗透那个地区的——靠的是恐怖行为，靠的是轰炸大卫王旅馆和那里的一百二十位无辜的人民的手段。

147. 可是美国代表一再强调美国是在一九四八年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这个事实。我刚才说，这是“确实的”。下面是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美国国会记录中摘引的一段话。当时在美国国会中，有一个议员反对美国政府为了能以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

票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议案而施加的压力。这位国会议员是 L. H. 史密斯，他要求议长把下列声明载入国会记录：

“让我们看一看记录，议长先生，看看在对分治的决议投票前，联合国大会中是怎样一个情况。通过决议需要有三分之二多数赞成。联合国大会两次要投票，而两次都推迟了。显然这个推迟是必要的，因为提案人还未得到足够的票数。据可靠的报道，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代表们乃至‘华盛顿最上层的’官员们对三个小国代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谴责。当这个问题最终在二十九日审议时，发生了什么呢？”

三个小国投了决定性的票。

“这几票足够构成三分之二的多数。这几个国家原先是反对那项动议的……由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官员以及美国一些公民施加的压力，构成了对他们和对我们都不可宽恕的行为。”⁵

148. 刚才我们谈到渗透和不干预的问题。我这里有一份西德尼·马克斯博士散发给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首领们的备忘录，标题是：“主题：关于叙利亚对以色列的侵略。”备忘录接着说：“以色列曾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早日举行一次会议来审议对叙利亚的控诉，控诉它一再进行的侵略行为并指责叙利亚政府官方发言人威胁以色列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无论如何，我必须立刻指出，这件事是早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事，这可就表明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件控诉是矫揉造作的，因为这些同样的话在那时就重复地说过了。

149. 这份备忘录是冗长的，但它谈到了有关太巴列湖的争端。它引证了三月十八日耶路撒冷邮报上一篇文章中关于太巴列湖的话说：“英国当局和法国当局在那时”——十四年前——“分别代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致同意渔民们……”等等。

150. 这就表明我刚才所说的话：当我们谈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说的什么。那些疆

⁵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记录，第九十三卷，第九部分，一九四七年十一—十二月，第 11652 页。

界不是根据阿拉伯人明确的愿望确定的，而是由英国人和法国人确定的。

151. 备忘录接着就告诉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当准备为保卫我们的水权进行战斗，正如我们为保卫我们的领土而进行战斗一样。”这是对在美国信奉犹太教的美国人说的，它讲到巴勒斯坦时称之为“我们的领土”。备忘录又说：“这不是一项轻易的决定，因为叙利亚人既是以坚强固守阵地又是以随时准备对付报复行动而著称的”等等。

152. 备忘录结束的一段包括有对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指示：“请把这些事实立即传达到你们的社团，各处犹太人都要求参加演出这幕伟大的戏剧并保证把它演到胜利的结束。应当举行会议，和报界联系，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征求意见运动是一种进行面对面的个人接触的方法，就可以利用这份材料，使以色列的立场家喻户晓。利用你们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讲台，宣传事实真相。我相信我们能够得到你们及时的合作。”

153. 那么，美国代表能否拿出一个由阿拉伯组织——如果在美国有这样的组织的话——散发给有阿拉伯血统的人的类似文件呢？

154. 美国代表还谴责叙利亚的渗透行动。但我愿提醒他，我们一再听到从佛罗里达去古巴的古巴人所进行的颠覆活动。他们是怎样到达古巴的呢？我们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并且进行着什么。假如——很少有这种可能——叙利亚代表团来到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对古巴的渗透，那么美国代表就必须给我们一个回答。

155. 最后，关于这场解放战争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让我用尽可能最明白的语言再说一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是叙利亚人；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不是黎巴嫩人，也不是约旦人。他们本身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的民族自决权遭到了否认。他们和亚洲或非洲的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曾经并且正在为它的独立而进行战斗。

156. 维持现状不是常规。正如美国劳工部长 W.W. 沃茨先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所说的：“变革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和那些反对变革的人针锋相

对，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有利。成功者的神圣权利和帝王的神圣权利是同样错误的概念。”

157.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都是人。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他们觉得他们应享有人权，他们都是人，而且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权利。我极其诚恳和老实地向你们保证，现在在本安理会所说的这些话是最大的真理。主席先生，你是一位圣经学者，但愿我手头有一本圣经，让我引证圣保罗给哥林多书里一句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而我们知道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特定的民族，总有一天必须得到承认；对他们所犯罪行也是必须承认的最大事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兜圈子而已。

158. 我保留进一步发言的权利。

159. 主席：美国代表曾经要求行使他的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6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怀着很大兴趣留心地听取了叙利亚代表的评论，现在我想对这些评论简略地说几句。就我所说的暴力孕育着暴力这句话，他所作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这句话的。我那句话和我国代表团经我完全同意所作的发言是直接有关的——虽然七月间叙利亚向本安理会提出控诉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

161. 在那个发言里〔第一二九五次会议〕，当时在安理会代表美国政府的助理国务卿举例说明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立场，也就是如我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是一个为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公正的发言。那个发言不是新的，因为它回溯到过去许多年。事实上，西斯科先生的发言涉及到我的卓越的前任史蒂文森先生，他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第一一一一次会议〕代表我国政府说：“美国代表团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对在我们面临的局势中的这些挑衅行动和报复性的袭击，是不赞成的。”

162. 西斯科先生当时关于叙利亚政府的控诉说了如下的一段话——他是经过我的同意而说的：

“以色列政府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借用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所用的话——所作出的决定是令人惋惜的，因为在当地已经有了联合国机构

可以利用。我国政府原来就愿意支持一项表示这种意见的决议……”〔第一二九五次会议，第86段。〕

163. 我们在这里是处理控诉——在那次是叙利亚政府的控诉，这次是以色列政府的控诉。作为一个法官，一个美国政府在这里的代表，我的意见一直认为手边的案件应当处理。在我的发言中，我试图处理这一次手边的案件，正如我们曾经处理安理会所面临的其他一些控诉一样来处理这一事件。

164. 也许叙利亚代表忘记了我在结束我对安理会的发言时所说的话——他没有十分注意我那次的发言，因为在他的评论中他涉及到其他一些发言——我呼吁以色列政府，也呼吁叙利亚政府坚守停战协定，共同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165. 我无须告诉安理会美国政府多年来对这个地区所采取的立场。我也无须回顾美国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所采取的步骤，即使这些步骤是反对我们的亲密朋友和盟国的。

166. 我现在想谈一点关于个人的事。叙利亚代表引述了我在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一次讲话。我注意到他的评论中前面部分提到的一个忠告，说一个人发言时最好是引述全文，而不仅是它的片断——他既引述了圣经又引述了可兰经。可是在我一九六五年那次讲话里——不是作为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而是以我个人身分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讲的——我发表了其他一些有关我国政策的意见，这个政策是我在讲话里完全赞同的。这就是对那个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它表明我国对促进那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和平与谅解的愿望。

167. 叙利亚代表所提到的我的讲话中也有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引述。事实上，我还有些话叙利亚代表没有引述。我说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和其他一些世界政治家自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样的意思。我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我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名字，包括一些伟大的阿拉伯领袖人物，他们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无论如何，我对那次讲话并不后悔。作为个人，我还没有洗过我的脑筋。

168. 但是比我一九六五年所说的更为重要的，

是我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向安理会宣布美国政策时说的话以及我国其他代表所说过的话。我们所说的——顺便说一下，这和我在私人讲话中所说的并不矛盾——是美国政府为了与联合国采取的行动一致，支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以色列、叙利亚以及所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我们谋求和一切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谋求实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规定，这些规定号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在私人的场合所说过的一切并没有与此相反，而我在正式的场合所说的一切也没有、也不可能与此相反，因为我国政府的政策是根据对联合国宪章的保证而制定的。

169. 正如我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所说的，我以个人资格所作的发言是来源于我们继承的精神遗产，来源于伟大的先知以赛亚的一段话，这段话刻在靠近联合国大厦的一堵墙上，我想起它末一句重要的话是：“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我的精神的和非精神的深厚信念。这是我所坚守的信念，也是我来到此地所要坚持的信念。

170. 我不愿讨论其他一些显然与本题无关的问题，例如古巴等等。我们手边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是设法维持在国际上为联合国所承认的分界线之间的和平与安定。我怀着深厚的关切提出：那些分界线必须受到尊重，而在那个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应当举刀攻击别的国家，也不再制造任何战争。

171. 主席：请乌拉圭代表行使答辩权。

172. 贝罗先生(乌拉圭)：我将尽量说得简短些。叙利亚代表已经提到我的发言。我对他怀着极高的敬意；也正是为了这个敬意，我才要行使答辩权。我认为托迈赫先生对我是不公平的。对于正在翻译小间里将西班牙的见解译成英语或法语的我们卓越的同事们，我不愿怀有任何责难的意思——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阿拉伯语译员——但是，既然叙利亚代表并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也许就属于译者走样的情况吧！

173. 正如我将向叙利亚代表简要指出的那样，我刚才的发言是十分清楚、十分正直、而且十分公正的。我在八月一日的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及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控诉时，我说过：

“……很显然，武装报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合法手段，而非法的使用武力就是破坏旧金山所创制的明确规定的国际法的破坏。这些报复行为在现代刑法上被称之为‘擅自执法’。”〔第一二九三次会议，第47段。〕

174. 这就是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所作的发言。刚才〔同上，第99段和第100段〕，在提到以色列谴责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时，我说过下列的话：

“在八月一日〔第一二九三次会议〕我曾谴责对叙利亚空袭的那些理由，今天迫使我也同样地谴责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虽然如此，我认为在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以前，如以色列代表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自己所建议的那样，应当指示参谋长布尔将军立即进行一个全面调查，不仅调查促使安理会举行这次会议〔S/7536和S/7540〕的控诉的实质，而且要调查传说关于以色列可能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的情况。这就可以使我们在无可质疑的、证据确凿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结论。”

175.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上一次我进行了谴责，这一次我要求对于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的行动都作一个调查。

176. 此外，当我提到反映出叙利亚政府的思想，并和我作为一个法律学家的想法相冲突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具体行为时，我曾试图为这些行为设想理由。为了根据我可能想象得到的唯一理由，替叙利亚代表采取的态度进行辩护，我在解释我所理解的这些行为的动机时，曾说〔同上，第97段〕：

“虽然如此……我认为所有这些宣言”——我这是指总理、参谋长和官方广播电台的那些宣言——“综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违反法律与和平的完整学说，而实际上，这些宣言不过是由于安理会的态度没有能满足叙利亚政府与人民的期望，因而引起失望后所产生的一刹那激动的反应。其结果，便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刺激，使他们被怀疑与绝望淹没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

177. 我要说明，我自己在寻找理由的时候，是

抱着既不得罪叙利亚又做到公正这一根本目的，以便那些一贯决定、今天仍然决定我的立场的法律原则，不致冒犯叙利亚人民或他们在这里的代表。令人遗憾的是，我的话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理解。

178. 托迈赫先生还说我撇开主题，扯到了某些我不充分了解情况的方面，采取了片面的立场。我没作过这类的事。事情的经过是很容易解释的。托迈赫先生为某种感情所激动，正是这种感情刺激了他的人民并且蒙蔽了他们的思想。指导我的思想的，除了对正义与法律的感情之外，我不会被任何感情所支配。这就是分歧所在。

179. 他还说我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在这方面他还作了某些评论。我并没有引用黑格尔的哲学；只是在引用杰出的乌拉圭评论家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的话时提到的。我确实可能引用过他的话，不是为了要证实我对国际社会法治的观点，却恰恰是为了反驳他的观点，因为我作为那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很愿意看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为法律所指导，而越来越少地为政治所指导。我来自一个小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国家关系中和在民族争端中所运用的唯一的工具应该就是国际社会本身。在这方面，我丝毫不会向叙利亚代表，或联合国中任何其他代表让步，不管他所代表的国家多大。我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法律而生，是为了维护法律而存在，并且如果必要的话，愿为维护法律而死。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我对我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180. **主席：**新西兰代表想行使答辩权。

181. **科纳先生**(新西兰)：我要讲话并不是想在这个会上行使我的答辩权，只不过要求把我也列在名单上，以便在下一次会议上我可以更充分地行使答辩权。我认为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我不致用类似叙利亚代表采取打了就跑的攻击法中的言辞来开始讲话，而在叙利亚代表的攻击中，他说我过的每一点都曲解了。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缓和他的发言所引起的愤激，这使我甚至可以引用吉尔勃与索利凡的话说，他的话不过是些“琐碎的论证使原来单调的、没有说服力的叙述带点儿艺术性的逼真”而已，或者我甚至可以向乌拉圭代表的温文尔雅学习，他说叙利亚代表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思。

182. 然而，我向他保证在下一次会议上，我就要讲到他提出的三点。关于他断言我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声明，这一点我会讲到的。我将更详尽地向他提及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在那次会议上我的发言一开始明确地提到以色列军队参谋长的一个声明。他断言说，我在安理会上次开会期间，好象对七月十四日以色列袭击叙利亚这件事不感兴趣，关于这一点，我是要讲到的；而且我就要向他更详尽地提到，在第一二九二次会议记录的第81段中，可以找到我十分强烈的谴责。我还要向他更详细地讲到他的第三点，在这一点上他断言说，我提到了以色列人的某些绝对权利——这是我在任何时候也没说过的话，仅有两次我曾坚持说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有义务依照宪章规定，不得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说过，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那个义务是一个绝对的义务。除此以外，不论是对以色列或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其他的绝对权利，我也从来没有把以色列的名字和那个特定的义务联系起来。

183. 下一次我想谈到这些事，还要重申我们的根本立场，希望叙利亚代表到那时完全领会我的思想。同时我想请求他，如果他确实要引用我的或其他代表的话的时候，要细心些。即或他在引证圣经的时候，也还是要细心些。

184.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185. **科麦先生**(以色列)：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于有这个机会来澄清这场辩论中迄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感谢。首先我想说，安理会许多代表欢迎我们向安理会求助，并且已经用公正的和热诚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控诉，这一事实使我国政府得到鼓舞。在后一阶段——因为现在时间已不早了——我或许有机会比较充分地评论这些发言和其他一些可能要作的发言。然而，人们在这时刻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安理会好几位代表已经强调了这个局势中的某些重要因素，这些就是：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武装袭击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叙利亚已经对这个有组织的游击队活动给予援助与鼓励；叙利亚政府已经公开地拒绝对这些袭击加以阻止；叙利亚犯有煽动向以色列发动所谓人民战争的罪行，这

个行动也是破坏叙利亚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一般义务以及依照一九四九年停战协定所承担的具体的义务。

186. 不用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起诉，而且它明显地关系到该地区的和平与停战制度的存在。安理会有权希望叙利亚代表代表他的政府对于所提出的决定性问题给予明白的、不含糊的答复，而正如已经在这里指出的，在两个月以前安理会进行的辩论中没有见到这类答复，而且在这次辩论中也没有见到这类答复。相反地，我们听到了叙利亚代表的两次精心炮制的闪烁其辞的发言：一次在十月十四日〔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一次就在今天下午。

187. 我国代表团不打算详细评论叙利亚代表所引证的话或他所作的反驳的言论，虽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保留这个权利。我们当然并不打算被拖进下面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中去：非军事区；土地垦耕问题；阿拉伯难民问题；在以色列的湖上的以色列巡逻船；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历史联系；拿破仑是否代表绝对精神；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一九四七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古巴流亡者的行为，或者今天下午叙利亚代表为了回避处理此时真正关系到安理会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其他千千万万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此时此刻安理会争论的问题。我相信安理会大多数代表不会愿意被这些分散注意力的问题把他们从已在辩论中取得了一定进展的中心议题岔开来。

188. 在我再一次谈这个争议之前，我想澄清一点，这一点在这场辩论中以及在致安理会的信件中都再次出现过，这就是被认为而且是错误地被认为是以色列参谋长拉宾将军讲的话。拉宾将军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以色列的目的便是推翻叙利亚的政权，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权。我曾经费了很大的力气弄清或是核对过去实际说过什么，或者不如说写过什么。

189. 九月，拉宾将军在以色列军队杂志军营画报上写过一篇长文，谈到有关军事专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了下面的话，是从希伯来文译过来的：

“对于叙利亚的所作所为不论它是破坏行为还是边境敌对行为，我们的反措施必须针对那些

干这些事的人以及支持这些行为的政权。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目的就是使该政权改变它的政策，并且排除掉这些行动的动机。”

190. 的确，这个讲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因此以色列的总理，也是国防部长，认为澄清一下为好，就在九月十九日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如下：

“参谋长的某些意见未被正确地解释。艾希科尔先生在与参谋长交谈之后，他很满意地了解这些话并不表明拉宾将军的意图。总理接着说：‘以色列不干预别国的内政和他们的政权。’”

191. 我国政府的态度与政策已经由以色列外交部长全权代表他的外交部与政府，在上星期五晚上对本安理会重申并详述过了；我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那样。

192. 现在，主席先生，这场争端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呢？在上星期五的安理会会议上，我国外交部长首先提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叙利亚对以色列的义务，——我再说一遍，是对以色列的——这个宪章是叙利亚和以色列都签了字的；埃班先生说：

“……我们建议叙利亚与以色列争执的双方在这个会议席上重新确认他们对对方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或实行武力威胁。我代表以色列向叙利亚作此保证。在场的叙利亚代表是否也准备对以色列作出此种保证呢？”〔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 52 段。〕

这是一个十分坦率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十分直爽的答复。我们在期待着答复，正如安理会也无疑地在期待着这个答复一样。

193. 埃班先生还列举了叙利亚政府与以色列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共同签订的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一些具体的义务。我要再说一遍，根据那个协定，叙利亚本不应该发动人民战争，而相反应该认为它同以色列的武装冲突已经永远结束。它在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职责是避免对以色列进行或策划任何侵略行动或以侵略行动相威胁。它必须承认以色列有权防止武力或袭击以保卫安全与自由，它应当促进向永久和平的过渡，并采取这种克制态度直到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

问题达到和平解决——这又用的是叙利亚与以色列签订的协定中的语言。

194. 有关当前问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第3条第3段，在本安理会作出的发言中这一段受到应有的很大的重视，我将再次引用此段：

“本协定的任何一方不得从自己所管辖的领土内，向另一方或向另一方管辖领土内的平民采取战争行动或敌对行动。”⁶

195. 埃班先生问叙利亚要不要明确地重新确认停战协定第3条第3段，并且向安理会保证它决心积极地按照这一段去做。他十分明确地问道：“叙利亚政府是否准备象我们一样，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指向任何邻邦的游击队组织的存在、训练和行动？”〔同上，第53段。〕

196. 这又是一个十分坦率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十分直爽的答复。我国代表团与安理会对这个问题也等待一个明白的肯定的答复。由于叙利亚政府首脑们最近作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没有被否认，而且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声明是要给这些问题一个否定的答复，那么需要这样一个明白、肯定的答复更是不可逃避的了。这些声明实际上是叙利亚单方面地拒绝承担对宪章应负的义务与对停战协定所作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争议问题，安理会有权要求出席这次会议的叙利亚代表正式地并充分地阐明他的政府的立场与政策。我再说一遍，这个争议问题是不可逃避的，是叙利亚代表不能回避或搅混的，不管他多么想这样做。

197.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苏联代表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并没有反映出与其他安理会代表的发言同样的意愿来审查以色列的控诉的是非曲直。苏联一贯比任何个别会员国都更坚决主张在与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关的问题上必须严格保持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权力与效能。此时一个小会员国请求安理会在一件严重的并且显然和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上行使权力与权威。不仅如此，这件事影响了在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所签订的、而且安全理事会一直负有责任的停战协定。当然，应该使有关的小会员

国确信它的控诉至少会得到公正的和严肃的处理。因此，我们诧异苏联代表竟力图对以色列的控诉进行拖延，缩小其重要性并对之怀有成见。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安理会的求助是轻率的，说那不过是一种战略，而且说我们的控诉也是矫揉造作。真实的陈述却被看作是虚假的，而虚假的陈述却被当作是真实的。有人为要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又搬出令人厌烦的老调，说什么某些帝国主义阴谋对付叙利亚，而以色列的武装力量据说是按照这个阴谋在叙利亚的边境上集结。这种指控完全缺乏事实根据。

198.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就在苏联代表发言之前，我国外交部长正是就这个问题向安理会作了绝对保证。埃班先生进一步通知安理会说，我们同意布尔将军到现场进行视察，而且我们也向布尔将军表示过这一意见。我接到通知说这样一个对停火线双方的视察将在后天进行，而且，如果我对今天下午贝罗先生关于这一点的善辩的发言领会正确的话，他认为若是安理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视察结果的报告，那对安理会是有益的。我国政府自然是对此表示欢迎。

199. 人们会认为，在以色列外交部长讲话之后，费德林先生总会提及外交部长对这个问题的声明。安理会代表们在这里采取的态度不止是关系到在这个会议室里进行着的事，也关系到在中东发生的一切，而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当然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会以某种方式施加影响，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加强我们区域内的现有的政治与领土的结构、以及维护停战协定的完整性。

200. 最后，我要谈到今天下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所作的发言。听过这个发言之后，我国代表团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要求让他介入这场辩论。

201. 几年前埃及和叙利亚结成了联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如这个联邦自称，就应该对叙利亚履行它一九四九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承担责任。但是这种草率的结合以同样草率的分离告终。叙利亚恢复了它的独立存在以及它在联合国的单独的会员身分。对原先在一九四九年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现在又单独地负起了责任，而主要由于它根

⁶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年，特别补编第2号。

本没有履行这些义务，我国政府现在就是要求叙利亚在安全理事会上作解释。目前的争执与以色列-埃及边境局势无关。人们怀疑托迈赫先生没有办法为他的政府的行为进行辩护，而科尼先生可以说是对以色列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摆脱他的困境。不管这种介入会在大马士革产生什么样预期的效果，它对于安理会审议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控诉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202. 关于科尼先生的发言内容，我将只限于评论两点。一是关于一九五六年的西奈战役。要在导致那场战役的事件与当前以色列和它的邻邦叙利亚相处所经历的困难之间进行任何类比，都是不聪明的，也是毫无理由的。然而那是一个历史记载，在导致西奈战役的事件发生以前，以色列-埃及边境上有一个长时期的动乱与紧张，这是由于当时埃及的政策是派遣称作敢死队的武装游击队越境袭击以色列，其目的是布雷、进行破坏并残杀我们的平民。然后又用辩解和托辞说这些是巴勒斯坦难民自发的行动，埃及是不能负责的。这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

203. 西奈战役之后，埃及停止了这些敢死队的袭击，而且自从那时起十年来从未恢复过。我并不是要从这些事实得出什么结论。之所以提起这些事实，不过是为了表明如今叙利亚所助长的越过我们北方边界的这种游击队活动就象当年埃及所曾助长的越过我们南方边界的那种游击队活动。这种活动在那时危及和平与安全，而如今也是危及和平与安全的。现在叙利亚是能够使它停止下来的，正如埃及事实上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已经使它停止一样。

204. 我的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评论是：我看到恰恰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到会议上来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意图和军事冒险的计划这样的罪状来控诉以色列，感到有些吃惊。在远离它的边界一千哩之外的另一个国家里驻有占领军的不是以色列。在那个国家打了一场肮脏的殖民战争，杀害了千千万万的说不定还是侵略者的骨肉同胞的平民的不是以色列。凭借武力强行征服别国人民，指派一个政府并撵走另一个政府，并且把敢于在他们自己国土上主张自治的民族领袖关进监狱的，也不是以色列。

205. **主席：**我知道约旦代表希望提出一个关于程序的问题。

206. **法拉先生(约旦)：**我们在讨论一个特定的问题。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能明智地请科麦先生不要把题外的事塞进这次讨论之中，其他的问题与这次讨论无关。

207. **主席：**我要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我自然也会请他发言时要切题。

208. **科麦先生(以色列)：**当然，主席先生，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了我要说的话，但是我刚才说这一点不是因为我要主动提出这一事件，而只是因为当另一个会员国代表为了对我国进行诬告而出席安理会时，我才会认为他是愿意把他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提交公众审查的。

209. **主席：**今天没有人要发言了——除了苏联代表，我得知他刚才要求现在发言。但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交来一份申请书(S/7554)，要求安理会允许他在今晚作一次发言。我将先请苏联代表发言。

210.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将说得很简短。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回答安理会这次讨论中的一些论点，特别是以色列代表的论点。

211. 首先，以色列代表科麦先生埋怨说，某些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团，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对以色列官方代表，特别是外交部长的发言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关于这一点，我想请问以色列卓越的代表，他本人是否注意了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或者一般地说是否对这里任何人的发言都很注意。

212. 我们刚才听取了叙利亚代表托迈赫先生非常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发言。科麦先生，要想驳倒他的论证或否认他提出的理由是非常困难的。以色列代表为什么对叙利亚代表令人信服的叙述装聋作哑？我们认为，被允许列席的以色列官方代表应该非常仔细地、负责地衡量一下叙利亚代表的发言。

213. 其次，对于苏联代表没有提到以色列外交部长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的发言，以色列代表也表示不满。在那次会议上和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都注意地听取了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我们看到过不少以色列的口头声明和宣言；真是不能再多了。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以色列某些人士对其邻邦，特别是对叙利亚任意采取的行动是如此吓人，而在安全理事会上的这些发言却是如此和缓。

214. 我们奇怪，如果说的话和发表的声明不仅没有行动来证明，却被这些行动证明是完全假的，那么这些话和声明还有什么价值可言。特别是在这场有关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关系的讨论中，叙利亚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曾多次反复强调，以色列无视和破坏了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工作。

215. 如果我们拿宣言和行动来比较一下，不正表明以色列的立场是不一致和矛盾的吗？到底什么时候以色列终于认为有必要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或参加其工作呢？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叙利亚代表所谈的破坏活动才会停止呢？这一切不能光是说说而要有行动。

216. 而且，在批评安全理事会里任何代表团，包括苏联代表团的立场之前，至少应当对那个代表团在本安理会上的发言给以应有的注意——在这里指的是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我的印象是科麦先生没有耐心地仔细研究我们的发言。在那个发言里我们毫不含糊地指出特拉维夫极端主义分子方面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边境上所造成的极其危险的局势。我在那次发言里申述苏联不能不对十分接近它南方边境的这一危险局势漠不关心，这还要我重复地说吗？

217. 那么为什么科麦先生对那个发言认为没有必要给予适当的重视呢？为什么在他今天的发言里，他只说了一点而忘记最重要的方面呢？我们的发言不是无目的地讲空话。我们希望以色列代表在情况许可时——我们认为现在也不太晚——纠正这个疏忽，使自己认清苏联代表团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发言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218. **主席：**我想向安理会建议，既然我们必须经过进一步协商，以确定在我们能够一致同意的一个日期重新开始这次辩论，那么我们最好把目前的相互答辩推迟到下次会议。

219. 我现在想回到巴鲁迪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我曾注意到议事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当有人请求听取他们的发言，或参加我们的讨论时，通常是要事先

通知，约定时间，但我相信安理会确实在好几次场合上决定放弃这一规定。因此我想请安理会来决定，是请巴鲁迪先生现在，还是在下次会议上，向我们发言。假定没有人反对，我们现在就听巴鲁迪先生的发言，然后休会，并商定下次开会的时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进行，我将请巴鲁迪先生发言。

应主席邀请，J.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220. **主席：**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曾经请求对我们讨论的问题作一次发言，现在我就请他发表他要向我们表达的意见。

221.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必须感谢你，主席先生，并感谢安理会的所有代表们，给我一个机会对巴勒斯坦问题作一次发言。看来有关各方已把门敞开；作为一九四七年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执的一方，我感到不得不表达我国政府的意见，以免在座不少代表误认为沙特阿拉伯对此问题持超然态度。我的确要请求在座诸位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正如我那天在预定的午宴上，耐心地等待诸位一样，我直等到下午两点，大家才来赴宴。我得讲不少时间，我希望当我讲完时，诸位的食欲会增加。

222. 请允许我提一下，为了巴勒斯坦问题，沙特阿拉伯在一九四七年曾派遣了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牺牲了。我年纪比较大，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有所了解，你们可以看出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来说话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乃至以后，我一直是阿拉伯人中间那些谋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参与者之一。我不打算进行控告或归罪于谁，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

223. 另一方面，我愿立即指出，现在纠缠着诸位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有人提到安全理事会不知举行了多少次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那些霸占了巴勒斯坦的人总是虔诚地盼望凭借某些大国的帮助来谋求巴勒斯坦的和平。让我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免得人们误解我为什么现在要说话。我是为了那些不了解一九二〇年以及那以前情况的人们讲话的；即或他们愿意为此而翻阅历史记录，但是由于我们在

大会里被源源不断的事件所纠缠，也没有时间来这样做。

224. 此外，我必须说清楚，在我谈论这个棘手问题时，我不含有任何怨恨或仇视的情绪，我将尽可能地说得合乎人情，力求客观。我很幸运，主席先生，是在你担任主席这个月里来发言，你是能够懂得我的发言的精神的。

225. 我不打算引证贝尔福宣言。在座的各位到现在都应当背熟了。我也不打算引证英国政府给谢里夫·侯赛因，后来给霍格思教授的信，那封信是在开罗阿拉伯事务署高级专员麦克马洪先生传出了话以后发出的，他的话里泄露了大国之间的一个秘密协议——赛克斯-皮科特-萨佐诺夫协议。这里指的是沙俄的萨佐诺夫，因为我认为苏联人民曾为巴勒斯坦的解放进行战斗过，他们到目前为止，如别人一样是失败了，但他们仍然充满着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信心而继续战斗。这是一句插话。

226. 另一方面，赛克斯-皮科特-萨佐诺夫协议肢解了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地方——这些地方是他们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来的，我们曾协助对土耳其人作战——使之成为委任统治地，事实上这不过是伪装了的殖民主义。此后，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我认为，假如不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地区以及亚非许多地区独立运动是不会加速实现的。我们就仍会处于某种委任统治之下。

227. 我必须立即向本安理会担保，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并没有仇恨。事实上，犹太人是来自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吾珥，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他们是以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一个闪族的部落——根据圣经，亚伯拉罕是所有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始祖。如你们所知，亚伯拉罕没有被称为一个犹太人，倒是他的儿子雅各——他恰巧是伊斯兰教诸先知之一——从迦勒底的吾珥向南穿过迦南地迁移；他有几个迦南地方的妾——他有几个妻子和几个迦南和亚拉姆地方的妾；他们都属于那个地方的同一部族。我不了解某些血统的纯粹程度——我以后再来谈这一点。

228. “犹太”这个字是由雅各第四个儿子的名字犹大而来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是闪族

人——圣经上提到过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是从伊斯兰教开始的。伊斯兰只有十四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查阅圣经，就会知道阿拉伯人是记载在圣经里的。有一天假如考古学家热心发掘古代遗迹，就会发现阿拉伯文明可以追溯到基督降生六千年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同一民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在伊斯兰教之前和伊斯兰教之后都是这样。无论从种族、人种和文化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同一民族。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血统如此相近，以致象我这个不懂希伯来语的人听到有人说希伯来话时，就能够听懂他们谈话的要点。阁下，你是个学者，你是了解我的意思的。

229.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切动乱、这一切冲突、这一切事件呢？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当犹太人，由于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阿拉伯人——正如有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一样——在阿拉伯土地上受到照顾的时候，当这种情况是真实的时候，在欧洲的犹太人遭受到迫害。他们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其中有些人改信了基督教，就象在那个半岛的穆斯林一样。你们只需要读一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之一所写的史诗——连浴盆和浴室都被破坏了，因为这些浴盆和浴室曾被所谓异教徒使用过。那是一个宗教偏见的时代。但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追溯到犹大和以色列建立王国的时代。我应该追溯到罗马人以前，追溯到尼布甲尼撒的时代——你们当中发笑的先生们，请查一查你们的圣经，就会相信我说的是真话。

230. 不幸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固执己见的侵略者，如果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就能够把全体居民杀光。当时有个先知耶利米，就是他警告犹太人不要进行抵抗。但是他们的国王却选择了另一种办法。这就说明了犹太人的第一次流散，当时许多犹太人被赶出并俘虏到巴比伦。那些犹太人是我们的亲兄弟，不是堂兄弟。他们和我们来自同一地区。

231. 有谁要欣赏那个时代的戏剧，我向他推荐一出戏，这出戏不是别人而是伟大的犹太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写的。那是一出非常动人的戏，描述犹太人如何漠视了先知耶利米的劝告——因而就产生了圣经上耶利米的哀歌。这出戏称得上“悲剧的诗歌”。

232. 那些巴比伦犹太人的后裔不是别人而是伊拉克犹太人，他们是阿拉伯人——共有八万人。诸位从历史上就知道，在那个回教国王的时代，每当巴格达一位犹太教的主教要去礼拜的时候，回教国王总是崇敬地派他的王室护卫陪送主教到犹太教会堂去作礼拜。他们亲如兄弟，而不是堂兄弟。

233.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即在比较近的时代，巴格达的犹太人——我想称他们为阿拉伯犹太人，因为他们说阿拉伯语，具有同样的传统，崇拜同样的上帝，穿着同样的服装——构成了社会的高级阶层。他们不单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有些人就是政府的成员，但是他们是巴格达的金融家，也是伊拉克的金融家，后来他们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受害者。

234. 不幸的是，当阿拉伯人正在享受高度文明时，在欧洲没有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种宗教上互相宽容的事。中世纪的民族主义已开始生根，那时的教皇既是欧洲的宗教领袖，也是欧洲的世俗领袖。那时的欧洲是真正处在黑暗时期。农业不足以养活欧洲的人民，并且那里还存在着当时不得不加以遏制的民族主义精神。

235. 我这里要引证一下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一九四九年年鉴。我无须从事新的研究，因为我只引述乌尔班二世对欧洲诸社团所说的话中的一段，他说：

“不要让你们的财产阻拦着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们的家庭事务，因为你们所居住的土地对你们庞大的人口来说是太狭小了，物产也不丰富；出产的粮食还不够耕种的人吃。因此你们就互相杀害，互相吞食；你们发动战争，由于自相残杀而经常死亡。

“因此，让仇恨从你们当中离开吧，让争吵和战争止息吧！走上通向圣墓的道路，从那个邪恶的种族”——邪恶的种族——“夺取土地，把它变为你们自己所有。”

236. 十字军带给东、西方很多苦难的历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不必重复了。我不必回到那个时代；我也无须叙述萨拉丁是如何的豪侠，以及勇猛的理查德是如何在两次答应不再反叛萨拉丁之后又食了言

——那个著名的勇猛的理查德！那是一个悲惨、非常悲惨的故事。

237. 但是我们不应当向后看。在欧洲犹太人不断地受到迫害。如果那时欧洲有阿拉伯人，我相信他们不会歧视犹太人。当阿拉伯人达到相当数量时，他们也受到了迫害。

238. 因此就导致了西奥多·赫茨尔的梦想，一八九七年他在巴塞尔公布了他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信条——一个美丽的梦，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个作家，是受到他鼓励的斯特凡·茨威格的朋友。我有些朋友认识斯特凡·茨威格。我没有机会和他见过面，虽然我几乎读过他所写的一切著作。当我听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巴西自杀的消息时，我确实感到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似乎很灰心。他说：“人类似乎是每况愈下了”。我记得就是这个斯特凡·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法国人——两人都曾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去为和平而战斗。

239. 赫茨尔曾在他的报馆里给茨威格安排了一个工作，当他请茨威格作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时，茨威格说：“我们在世界上有了太多的‘主义’。我只拥护一个‘主义’——人道主义”。他是言行一致的。他为人道主义而战斗，他绝望地、沮丧地死去。他在巴西自杀了，因为他对人类丧失了信心。

240. 赫茨尔的主张是给犹太人，主要是给欧洲的犹太人一个家乡。他说，只要欧洲还有犹太人，他们就要受到迫害。因此把世界上所有犹太人都集中到一个地区应该是时候了——而这个地区倒不一定是巴勒斯坦。当时英国有一个殖民地叫乌干达。我们荣幸地看到安理会议席上有乌干达的代表。英国人建议乌干达，但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的反对。他们需要一个能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推动力。毫无疑问，赫茨尔是个梦想家，而且是个诚恳的梦想家。他没有料到会对巴勒斯坦本地居民造成不义，本地居民也包括犹太人，即本地的犹太人。

241. 此后那个头号魔鬼登台了。这个魔鬼不是别人，正是希特勒。他不仅迫害犹太人，并且迫害任何反对他的人。问问乌克兰人在那次战争中他们损失

了几百万人。任何一个不属于那个北方人种的人都在淘汰之列，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消灭生育能力。我们阿拉伯人也被希特勒看作是劣等民族。他疯了。我不懂他是否真的疯到那个地步。我认为凡尔赛条约与之有些关系。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凡尔赛条约造成希特勒的疯狂，而德国人民就把他们遭到的挫败和希特勒的顽固态度混同起来。我是在谈事实。我不打算回到书本里去。主席先生，正和你一样，我们都经历了那个时代。让我们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吧！

242. 然而，赫茨尔的梦没有实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巴黎读到先驱论坛报巴黎版上一则新闻。这则新闻来自耶路撒冷（以色列区），内容如下：

“八月二十六日，合众国际社。根据新以色列统计年鉴所载的数字，在一九六五年初，世界犹太人总人口中，近百分之十七的人住在以色列。年鉴说，到一九六四年年底，全世界犹太人总人口是一千三百二十五万。年鉴说，一八五五年世界犹太人口近五百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数字增长到一千七百万。大战结束时，据年鉴所载，犹太人口降到一千一百万。”

这就是说，在该国建国二十年后，只有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是住在以色列，其余百分之八十三还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

243. 人人皆知，自从希特勒死后，联合国出现以来，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东西，是违反宪章原则的。为了保证消除这种偏见和歧视，发布了许多宣言甚至公约。今天欧洲的局势不应当是与希特勒时代和希特勒以前的时代相同了，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曾经遭受到有组织的迫害。

244. 我曾经提到犹太人是我们的表兄弟。我是在谈东方的犹太人。在座的代表都知道得很清楚，大约在十世纪——至少是到十一世纪——有些蒙古和亚洲的部族定居在今天俄国南部地方。在第二次犹太人大流散——也就是被称为罗马的流散——以后许多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人分散到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半岛。我不是按照流散的年代顺序来叙述的。由于犹太教是比较高级的宗教之一，这些住在俄国南部的部族都成了犹太人，他们改信了犹太教。犹太人的血统和

那些部族的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血统混杂了。除了撒马利亚人以外，没有纯粹血统这种事——而撒马利亚人逐渐在减少，因为他们不愿和本族以外的人结婚。我再重复地说，没有纯粹血统这回事。这不是对犹太人、对那些改信了犹太教的欧洲犹太人的什么中伤。他们信奉了比原来自己的更高级的宗教。

245. 然后我们看到俄国出现在舞台上，在鲁里克和罗曼诺夫王朝以前的其他帝王时代，对犹太人的压制达到了顶峰。向世界传播犹太复国主义的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欧洲的犹太人。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来自欧洲，现在还是来自欧洲。我有许多朋友是犹太人，他们和我是同学。即或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广为传布的时候，大家很少谈到它。犹太复国主义的火炬手是欧洲的犹太人。论人种他们不是闪族人。他们信奉一个闪族的宗教，正如一个英国人信奉了闪族宗教但不一定是个闪族人；也正如一个来自非洲腹地的非洲人，他可以是个穆斯林，肤色是黑的，信奉闪族宗教，但不是一个闪族人。具有一个不同的人种来源，这没有什么错。我们只有一个种族：现代人类。人类学者告诉我们，猿人类不复存在了。只有一个种族，不管是黑的、黄的、白的、红的或棕色的。我们都属于一个种族，就是现代人类。

246. 犹太复国主义的火炬手是欧洲人。我不愿叙述他们对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施加了什么影响，但我真想花一百五十元购买一百本杜鲁门先生回忆录简装再版本，在这里并在大会上散发，回忆录里包括那些公开表明以色列是由美国创立起来的段落。联合王国发现这个委任统治变得太棘手了，就把全部问题推到联合国的身上。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在成功湖举行的第一次特别会议，我是参加的。一切都记录在案。为了那些有耐心听的先生们，请允许我读其中的少数几段。谁要是没有时间去购买杜鲁门先生的回忆录再版本，可以向我国代表接洽，我将派专人送上。

247. 杜鲁门先生在第十章里说：

“一九四五年初罗斯福先生和伊本·沙特国王会谈，他向国王保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不会采取任何敌视阿拉伯人民的行动，也不会支持犹太人来反对阿拉伯人。

“我充分了解阿拉伯人对于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仇恨情绪。但是，如许多美国人一样，我为欧洲的犹太人民的悲惨境遇而感到不安。”⁷

阿拉伯人又怎样呢？这里没有太多活跃的阿拉伯人去找杜鲁门先生，并告诉他关于他们的可悲的困境。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听其言而知其人”。无须由我来评述，下面就是杜鲁门先生在第十章里所讲的话：

“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迫不及待地促使我的最近的目标更难实现。他们不仅要求放宽移民，他们更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⁸

248. 在第十一章里，他说：

“……犹太极端分子在巴勒斯坦继续进行恐怖活动。而在美国的犹太上层领导人则对我施加种种压力……代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愿望。”⁹

249. 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正值犹太人的赎罪节，杜鲁门先生宣告，将有十万犹太移民允许进入巴勒斯坦。

250. 让我们不要去责备我们的同事戈德堡先生。谁都不该责备他。这是美国的政策。我不知道那时戈德堡先生担任什么工作，是劳工部长呢，还是做法官。那是美国的政策。杜鲁门先生在宗教信仰上不是一个犹太人，除非他具有犹太血统——那我不清楚。让我们不要去责备戈德堡先生。他赢得我的全部同情、仰慕和尊敬，并且我公开讲这个，因为要一个具有犹太教信仰的人有时候不流露出他的感情是很困难的。问题不在这里，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政策，它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戈德堡先生之前就已经制定了的——对于戈德堡先生在这个国家里的卓越的光辉经历是应当予以尊敬的。

251. 在第十二章里，杜鲁门先生说：

“事实是，不仅联合国受到前所未见的压力，就连白宫也经常受到猛烈攻击。我觉得我还没有

⁷ 哈里·S·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考验与希望的年代（加登城，纽约，道布尔戴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第133页。

⁸ 同上，第140页。

⁹ 同上，第153页。

遇到过象这样一次针对白宫的强大压力和宣传。少数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首领——为政治的动机所驱使并从事政治恫吓——的纠缠不休……使我感到恼火。有些人甚至建议我们对某些主权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中投赞成票。”¹⁰

他们就是这样干的。那时我正在场。我以后将讲到这点。有三个国家确实受到了压力。为了礼貌起见，我不愿说出它们的名字。其中一国的外交部长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韦奇伍德厅内和我一起进午餐时告诉我：“正是杜鲁门先生本人和我国总统进行了联系，要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投票。”出席一九四七年一次特别会议上的另一位先生在会上写了一张条子给当时的费萨尔王子，即现在的国王，上面写着：“我很抱歉，但是我不得不改变我的立场，因为杜鲁门先生对我国政府施加了压力。”我想在我国外交部的档案里我们还有那张条子。我把它保存起来了，因为那时是我读给费萨尔王子听的。出席这次会议的第三位先生作了两小时的讲话反对分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他的总统进行了联系要他改变投票。他不得不离开会场，让他的一个助手去投票。他说：“我不能留在会场上见阿拉伯人。”这就是以色列建国的经过。我不想说出名字。

252. 那时有一位埃迪·雅各布森先生，一个杂货商人，他在杜鲁门先生踏进政界前是杜鲁门先生的合伙人。有人告诉我，他在堪萨斯州或密苏里州开了一个杂货商店——我知道得不确切。这没有什么不好。从一个杂货商人成为美国的总统，这是杜鲁门先生的光荣。那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提到埃迪·雅各布森的来访时，杜鲁门先生在他的书里说：

“在埃迪离开后，我便指示尽快安排把魏兹曼博士找到白宫来。但是，他的这次访问将完全是不公开的。”

这是一种美国式的作事方法：换句话说，“我和你在一起，但不要说出来。”

“在我的特别指示下，魏兹曼博士从东门领进

¹⁰ 同上，第158页。

白宫。这次访问既没有新闻报道，也没有公开宣布。

“.....

“第二天早晨，罗森曼法官.....”

附带说一说，罗森曼法官是由罗斯福夫人为第三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上，介绍给我的。她那时告诉我说，他是弗兰克林身边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我说：“谁是弗兰克林？”她说：“我的丈夫。”于是一位坐在我旁边的犹太女士告诉我说，罗森曼法官为罗斯福先生写了很多讲演稿。那没有什么不对，现在他们都是有代笔人的。只有你和我，先生，不得不自己动手写信件和讲演稿。我继续读下去：

“第二天早晨罗森曼法官为另一件事来拜会我。当他走的时候，我叫他去找魏兹曼博士，并告诉他.....他和我谈过的那个长远政策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¹¹

那个政策就是巴勒斯坦分治政策。

253. 我不想去为难联合王国。贝文先生现已去世。当我看见他与赫克托·麦克尼尔和王子殿下，现在的国王费萨尔陛下在一起时，他说：“我们应该算是美国的盟国，可是他们似乎做什么事都不和我们商量。”

254. 我不想再详细讲了。但是开罗阿拉伯事务署的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告诉我的一个忠诚的美国朋友说，当他和贝尔福勋爵争论贝尔福宣言时，他曾说过：“但是，它会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会引起纠纷。”而贝尔福勋爵却说：“这是故意这样写的，年青人。这是为了不列颠帝国的伟大。”现在不列颠帝国在哪里呢？

255. 杜鲁门先生接下去说：

“现在，犹太人就要宣布成立以色列国，我决定立刻行动并对这个新国家予以承认。我指示我的一个官员把我的决定通知国务院，并准备把它转达给在纽约的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大约三十分钟以后，也就是在以色列宣布成立后刚刚十一

分钟，我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把美国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的声明通知了报界。”¹²

256.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杜鲁门先生写给魏兹曼博士一封信，这里是其中最主要的话：

“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愿意通过各种财政和经济措施来帮助发展这个新国家。”

看来，进出口银行已受命给予以色列长期巨额贷款。杜鲁门先生在那封信里还说：

“十分感谢你对我再次当选的热烈祝贺与良好祝愿。我很愉快地获悉以色列首次大选已定于一月二十五日举行。那就使我们能确定一个日期来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了。”

这是一封长信；我不知道他怎样能找到时间来写上两三页的。有关朝鲜战争和其他重要事件的信都写得很短，但这封信却写得很长。他继续写道：

“我坚信，目前的不稳定状态和这种不稳定带来的可怕的严重后果不久即将消除。”

他们使杜鲁门相信，一旦以色列宣告独立，而他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了它，他们，指犹太复国主义者，将能决定阿拉伯人的命运。他继续说：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鼓励双方进行直接商谈，以求达成一个及时的和平解决。”¹³

257. 二十年过去了，而这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不是在评述这件事或那件事的是非曲直。在这些年月里，我没有在安全理事会上讲过话。我认为作为一个目睹联合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在联合国成立以后二十年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人，现在应该是有权来谈谈我所作出的研究和考察的时候了。

258. **主席：**我不愿意来打断巴鲁迪先生的发言；说实在的，谁要这样做是要有些勇气的。但我想征询一下安理会的意愿，我并将请巴鲁迪先生，在我们的长期友谊的基础上，原谅我打断他一会儿。就我自己

¹¹同上，第 164 页。

¹²同上，第 169 页。

来说，我愿意整晚倾听巴鲁迪先生的发言。我常常觉得他所讲的话非常有兴趣，而我总是带着极大的敬意来倾听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象他那样从事于范围广泛的论述，那我们还会花上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我认为我们理应征询一下安理会的意愿。有很多安理会的代表晚上有其他正式的和官方的约会。我听凭安理会决定，并且我想我们大家对巴鲁迪先生都是尊敬和爱护的。但是，我拟向巴鲁迪先生建议他是否愿意在安理会的下一次会议上继续发言，并且我提议在八点钟我应该和安理会商议一下今晚和下次会议我们想怎样去安排我们的事务。或许他会在进行发言时注意到这点。

259. 我请巴鲁迪先生继续讲下去。

26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谢谢你的慷慨大度，主席先生。我想提醒安理会，当你担任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时，有位名叫克里什纳·梅农的先生往往一讲就讲八个小时。我在这里不准备这样做。他们给他送了茶。我并不想喝一口咖啡甚至可口可乐。我将依从你的劝告，因为我愿意体谅在座的我的许多朋友们。我不想在匆忙的通知下就结束我的发言，因为我正在展开一个论题，它是历史的、宗教的、种族的、人种学的和人类学的——我愿对所有这些方面作扼要的陈述，就我力之所及，尽可能做到客观。我请求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每一个人就其本身的是非来评判我对事情的看法。但我答应你们，我将注意到时间。我可能多用一分钟或少用一分钟，我希望不致把时间限制得太严格。但是，假如我不能完成我煞费苦心的讲话，你要准许我，主席先生，在下次会议上发言。在这个谅解下，并再次谢谢你，我愿继续讲下去。

261. **主席**：我相信安理会是乐于继续听巴鲁迪先生的发言的，如果他愿意在另一个场合继续发言，我相信安理会也会是乐于听的。

262.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将转到我发言的第二方面。我曾经钻研历史背景，因而我区分了欧洲的和闪族的犹太人。因此，我必须立即指出，我们阿拉伯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曾经利用犹太教作为政治运动的推动力。我重复地说，我们想到的是在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主角，但不是所有的

人都是，因为其中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真诚希望得到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种族。种族观念已经被推翻了。没有一个人是属于纯种族的。其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曾经遭到迫害。他们是真诚的，但也是害怕的。一八九八年曾发生德雷弗斯事件。犹太人被烧死——我不愿说在什么地方，惟恐伤害一些人的情感。那是发生在一个宗教偏见的时代，那时就连基督教徒也相互烧死。在那些日子里，宗教偏见达到了高峰，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263. 我从历史上记得天主教徒如何杀害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如何杀害天主教徒——而他们属于同一宗教。对此我不想多谈。除了欧洲某些孤立的土地上，仍然有人因宗教关系而被迫害之外，我认为宗教偏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64. 我记得在一九四七年，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提出的理由包括四个方面，对此我将在下次会议上详细叙述。我现在提到这些，只是为下次作准备，它们是：种族的理由、宗教的理由、历史的理由和人道主义的理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用这四种理由说服别人的。我将在下次会议上分别探讨这些理由。

265. 但是，关于犹太教问题，我必须说几句话。犹太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和它关系密切。但犹太教不是一个国籍。犹太人社团遍及欧洲和其他地方，它们如同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其他社团一样分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就这一点来说是各处的民族——当他们相互联合起来进行礼拜的时候，他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不分人种或国籍。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同一教堂进行礼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和说伊第绪语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一个改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也在同一个犹太人会堂进行礼拜。你不能把他们归为同一国籍。在种族的理论被推翻以后，如果我们还拿宗教的理由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根据，那么为什么为数大约八亿或九亿的基督教徒不要求巴勒斯坦作为他们的圣地，而为数只有一千二百万或一千五百万的犹太人倒作此要求呢？这是因为基督教徒在十字军时代经受了长期的苦难之后变得更聪明些而不愿这样做。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中，十字军是一个痛苦的插曲。基督教徒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属于土生土长

的居民，不管那里的宗教是什么；否则他们就会提出要求，因为他们有八亿人或者更多些。伊斯兰教徒也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圣地，他们有五亿到六亿人，但他们从未要求把巴勒斯坦归属于穆斯林，尽管这块地方曾经被奥斯曼帝国征服过、统治过。我在下次会议上还要接触到这个问题。

266. 诸位都知道佛教。那个伟大的释迦大约在基督降生五百五十年以前就生在印度、长在印度、传道在印度。那时还有个印度教。印度教今天在印度比佛教更为盛行。

267. 佛教在西藏和印度支那非常盛行。过去叫印度支那，现在是越南南方和北方、柬埔寨、老挝。我不知道那里还有多少国家，他们大都是佛教徒。诸位曾否听到一个佛教社团说：我们应当侵占印度，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圣灵诞生地？我们从未听到这样说过。他们提出过要求吗？没有，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认为印度应当属于当地土生土长的人民。

268. 为什么由于巴勒斯坦是犹太教的诞生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应当要求占有巴勒斯坦，提出这个要求的人在人种上不是闪族，只不过在宗教上是闪族而已。这是什么根据，这是什么逻辑？

269. 一个人，如果他举出实际事例，那比只用惯常的方式谈论这一决议或那一决议，就会客观得多。我探讨这个问题的方式，在本组织看来也许是反传统的。这个组织往往陷入有关程序或实质的法学上的诡辩。我提到西藏。以中国为例，包括西藏在内，它有更多的佛教徒。如果中国人也想到他们应当根据宗教理由来侵略印度，那就愿上帝保佑我们吧。人人都会侵略别的人。基督教徒可以凭宗教理由侵占巴勒斯坦。伊斯兰教徒也会和基督教徒争吵说：“巴勒斯坦对我们也和对你们一样是神圣的土地”；而别人会说：“不，基督诞生在那里”；又有别人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曾来到那里。这样我们就会争吵不休。这就是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一个国家只能属于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

270. 因此，依据人种学以及依据宗教来源，我们都不能说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权占有巴勒斯坦。

271. 如果我们谈到历史根据，那么原来住在这

个国家的红种印第安人又怎样呢？好吧，那是过去的时代。我很高兴这不是发生在戈德堡先生的时代，也不是发生在我的时代。那时印第安人象兔子一样地被打死，被那些迫害犹太人的人打死。这些人因在欧洲受迫害而逃到美洲来，却把印第安人象兔子一样地打死，然后对他们说：“来啊，我给你们二十四块钱，把曼哈顿岛卖给我们。”他们随即卖给印第安人一些小珠子，把钱又收回来。

272. 红种印第安人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在保留地。约翰逊总统想尽力改善这些人的命运。我曾听到他在广播里号召捐献，因为他说这些人原来是本地的人民。他是如何的正确啊。

273. 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居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处境比保留地还要坏，他们住在帐篷里。谁给他们最大的照顾呢？是美国的纳税人。这也和他们照顾那些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要照顾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或住在帐篷里的巴勒斯坦难民呢？他们为什么要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从欧洲人的统治下获得自由，我们摆脱了他们给我们的桎梏。为什么我们的朋友美国人要这样做呢？有一个时候阿拉伯人常说——我自己曾在一所美国大学读书，我从那所大学接受了大部分教育——我们常用阿拉伯语说，译成英语是：“上帝在天上，美国人在地上。”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没有拿权力作排场。他们那时甚至没有竞选的政客，他们不需要讨好这一党派或那一党派。他们现在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我们来到这里不带武器而是用语言来进行辩论。

274. 几个农民被杀害——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值得惋惜。于是安理会召开会议。但它不去研究问题的根源。问题就会继续存在直到末日来临，因为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曾经从多次不公正的待遇中活过来了。一亿阿拉伯人不会忘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切大小国家都想阿拉伯人会忘掉这一点。甚至最后一个阿拉伯人也会战斗到他最后的一息。这个联合国要么建立在正义与和平之上，要么建立在死亡上，死亡是坟墓的和平。这对那些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公正，也对阿拉伯人不

公正。他们会把世界卷入一次世界大战。我现在是作为个人来说话的。主席先生，你和我，在我们的一生中难道没有目睹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破坏吗？

275. 这是一个危险的局势，它不能靠政治权术，靠武力来解决。不能，先生。几个大国休想可以用武力来解决。总会有阿拉伯人发出维护正义的声音。暂时忘掉巴勒斯坦的人民是阿拉伯人，忘掉他们是巴勒斯坦本地的居民吧。他们当中许多人可能曾经是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或者是遗留下来的犹太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出身于希腊，或出身于亚拉姆，或出身于迦南。不论他们是否阿拉伯人，他们是本地居民，而一个国家只能属于那个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居民。一千八百年以来他们一直住在巴勒斯坦。然而，一些受过迫害的可怜的犹太人轻信赫茨尔的梦想，犯了一个错误，现在仍然坚持他们的错误。

276. 英语中有句谚语：“你得跨过我的尸体，才能这样做。”——这就是说，一个美国人当他引用这句成语时表示他是决不屈服的。我说这话并不含有威胁的意思。阿拉伯人有一亿。不要在他们的尸体上践踏。你做不到，因为这样做就是自杀；因为有人要保卫阿拉伯人。也许他们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不打算说它的原因——也许是为正义感所驱使。总之，那是跨过一亿阿拉伯人尸体的问题。

277. 我不是轻率地说这话的。犹太人是坚韧不拔的。请记住，他们是我们的表兄弟。我们数量比他们多，也同样是坚韧不拔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坚韧的性格，他们不会从他们在欧洲经受的多次迫害中生存下来，也不会从希特勒的暴力下生存下来。但是，

说实在话，我们如果不是更为坚韧不拔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的坚韧不拔；否则到现在怎么能还有一亿人口，从大西洋到伊朗国界直到印度洋，分布在具有美国一倍半的面积之上，也许还具有同样丰富的资源。我们有过我们的全盛期，但我不希望有一个象过去那样的建立大帝国的全盛期。

278. 你不能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义，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民，而现在却住在帐篷里，不管他们是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自决权载在宪章上。它现在不该只是个原则，而是一种权利。

279. 时钟指针已经是八点零二分了，我要遵守我的诺言。我不愿利用你，主席先生的宽大，利用安理会各位代表的好意，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将在下次开会时继续发言，到那时再用更多的事实总结我对这个问题的论点，总结面临这个问题已有四十六年的人的论点。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说得客观并合乎人情，不怀憎恶、不怀讥讽、不怀仇恨，而是摆出论据，这些论据不仅是从阿拉伯人的观点出发，也是从一个人的观点出发，这个人不仅拥护沙特阿拉伯，也拥护这个致力于正义的和平的伟大组织。

280. **主席：**我非常感激我的朋友巴鲁迪先生在接受我向他提出的要求中所表现的精神。我现在提议安理会休会，经过适当协商再确定复会时间。我们明天将会得到秘书长今天答应给我们的报告。在明天一天内我将和代表们协商继续开会的时间。

281.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安理会就此休会。

下午八时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نزوح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لم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